

波斯鉅藏
戊

儒道門下

共十

1490
10-5



儒道門下 九積累工夫專 六經 治經 共詩經

一 道統 傳道 晚學成就 篤學 勿基 六四書庸學 小學 共詩

二 真儒 天氏 十尊德性道問學 九論語 共詩史 共註解

三 俗儒 儒術 儒吏 諸子 十學術 九孟子 共評論詩史 共此擬

四 讀書 看書 記誦 講習 十學病文弊 十易 易理 共杜詩 天官門

五 分杭 探頤 十書畫 共圖書經緯 音福 數 共國語 離騷 總論 共得人 用人 舍之方 歷試 才能

六 循序理會 十文章 著述 共周禮 共離騷 楚辭 楚聲 共薦舉

六 博洽博約 十文窮 共家禮 禮書 共賦 辭賦 共藻鑑 知人

七 誤解文義 十文人譽毀 共春秋 共書契 中國禁書 共官方 數易 官守 汰冗 官

八 學力淺深工夫 共聖遠道溼 聖非 共史記 郡志 共駢儷 共文科 武科



四 不棄老成 取用老德 節厚大臣 裁殺臣僚 六 卿 五 宦官 六 祿俸 七 咀祝 詛咒之變

四 優待老成 養老 宰相巡攬 賓客 近習 六 財用 富國倉庫私 穡內帑料利 害民 民惡

四 誠禮接下 待賢 封建 郡縣諸侯 權勢董赫 支強幹弱 六 用民力 民役不均 戶結丁

四 責任勿疑 任賢勿疑 去邪勿疑 重爵 惜名 兗 官官 六 撙節 濫用 七 重民 王者以民 為天

四 有君無臣 五 駕馭 六 監司 七 賦稅 貢物徭役 大同法 八 各衙門 諸官家 屯田 漁鹽之弊

四 有臣無君 五 銓官 六 守牧 七 聚歛 七 損上益下 蠲減通 欠 九 饑饉 流離

五 任讓 五 詞臣 大提學 六 使价 七 綜核名實 黜陟賢否 御史按廉 賑恤 愛民安民 十 腐痕 疾病

四 宰相 賢輔 大臣責 將相 同僚 六 名望 資望 七 繹寡孤獨 八 號牌

四 將相 五 胥吏 地官門 七 民瘼 隣族之 弊 八 務農桑 稼圃 籍田

三 井田 正經界 八 交易 商賈 三 食力 三 漕運 八 版籍 戶口

道統傳統道求道體

道統 附傳道求道 道體

雲峰胡氏曰昔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夫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自易有太極始生兩儀而此道與三光五嶽之氣周流而無窮與風雨晦明之時并行而無間前乎千歲而往者此也後乎千歲而未來者此也天地本無終此道亦無終窮然其氣之運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氣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故道統托於人者有絕有續而傳於世者有明有晦其在唐虞三代則聖人在上而其道行其在孔子則聖人在下而其道明唐虞三代之後則統之有宗會之有文所守一道所傳一道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載之遠未嘗不合於一者且謂同德自孔子以後則道失其統季失其傳人存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自以為分裂千歧萬轍蓋天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而一之者夫是之謂異端也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穀而為形魄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傳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致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大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倣禮制心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或不諫亦或湯之以義制事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古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求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者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

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之得統於子思者也熈及至於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敬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太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繫於明白若天之垂像昭昭然而不可易也若其要指則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中庸朱子之序歷叙上古帝王道統之傳危微精一十六字實萬世心學之淵源自古及臣望其君以道統之責固臣子願忠之至意若今日臣僚遭逢聖明以是為望者其心豈不真切而殿下亦安得而辭之乎夫所謂道者何謂也即其日用之間動靜之際精察事理允得其中以此成德謂之修己以此設教謂之治人盡修己治人之術者謂之道堯舜禹之相傳只如此而已是故道統在於君相則行於一時澤流於後世道統在於天則道不能行於一時而只傳於後季若道統失傳并與天而不作則天下賢者莫知所從天鳴呼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友爰及有宋程朱諸子始接其統厥後又無聞焉為人君而任斯道之傳者尤絕未聞此臣所以長吁永歎深有望於殿下者也今人以道學為高遠難行而且以古今異宜為不易之定論夫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日不知幾千歲而天地混淪磅礴之形猶見山川流峙之形猶舊也草木鳥獸之形猶舊也以至斯今宮室飲食器用皆因聖制不能闕焉獨於天秩曰人心本天理豈萬古而不可變者乃安於數敗以為終不可復古者抑何見歟

我國學問箕子時事則無書籍難考三國時天性雖有粹美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為學問之功只主詞華至

道傳統道求道道體

麗末禹倬鄭夢周後始知有性理之學及至我世宗朝禮樂文物燦然一新以東方文字相傳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為東方理學之祖古者於夢周金淑滋學於吉甫金宗直學於叔滋金宏喈學於金宗直趙先祖今於宏彌自有源流也朱子蒼汪耕曰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沉溺膠擾不自覺知是以聖人曰其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其來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詳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

蒼楊子慎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校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前而文詞祖麗之習見聞披拾之文日夜有以滲漏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如捕風係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耳目之習耳

蒼程允夫曰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談非若後麗閻濬之辭縱橫捍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可遽然捨其平生之所尊敬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而後見斯人之為功知而後知斯人之補情益為此也

陳安卿曰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月寒暑往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然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小息故學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無意之体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体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天道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繁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方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

歎為而忽然知之元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諷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
又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為
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紛錯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賦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
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古今治亂為存亡哉○授受次第如貫珠然
陳新安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荅好辯章明言以承
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叙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无章焉孟子一身道統攸係

真儒天民

真儒 附天民

明魏時亮疏曰夫仗者天地間世道攸關回運恒賴自孔孟沒而真仗不多見矣今國家道化旁達迨且二百年士生於其間無非
間出之英若其足以克先聖之遺教而充其理者實亦不數人耳河東薛瑄則勵志聖賢之學修為多宗踐之功潛心濂洛之傳造
詣得精微之蘊意雖不專于註述而片言隻簡動示楷模心雖不係于事功而偉節恢猷皆可師法宗稟乾坤之間氣足
稱彤代之真仗餘姚王守仁則質本超元理由妙悟學以致良知為本獨觀性命之原教以勤講習為功善發聖賢之旨當時
親炙者咸樂依歸迄今私淑者莫不尊信是亦百年之豪傑一代之仗宗也嶺海陳獻章生于薛瑄之後而崛起守仁之先志
聖學于壯年會心倅于自得舞雩默契見勿忘勿助之真萬古日星沛仁義江河之用學已造于至樂誠已足以動人故充養
完粹來彭韶之薦章忠孝具陳動憲皇之親覽羅倫定交賀欽師事在姜儻則稱為活孟子在章懋則稱為第一流迨
若去支離而全不測之虛靈即日用而見鸞魚之飛躍尤能迥返與齊追躡濂溪是以風動廣南師範天下若三仗者允宜俎豆於
百代也

真儒也者傳大淵深不可測也圓變通達不可拘也藏珠于川藏玉于山不可掩也太阿出匣迎刃而解不可留也是故震撼擊撞
惟其鎮定盤錯終結惟其解紆於乎是亦足以示于天下曰仗矣
於皇上帝隆宸惟其聖謨賢範耳提口誨規模參傳切近魯論泰嘯鄒辯義理之分辟拱思述性命之原無邪詩嚴持
敬禮云書揭執中常典大墳易著隨時啟義涵文春秋居正或貶或尊周官先教是經是綸會之一心勿惰勿懈志立
勇知至為仁鑰開鬼閔垣八正門登此靈臺事我天君莫賈而升毋測而淪體涵其用察著其存安宅不曠大路能導風
光月霽善鳥飛魚躍周圖邵象默闡胎析洛訓開銘端擴條達考亭之書奧闡徹修辭立言則况雄見點蓋經釋
傳則郝成坐斤達則道踵伊肩周窮則道明維程紹朱小由洒掃充以至於治平之效徵自戒慎馴以致位育之妙此古所
謂天民者也

薛文清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語文詞者不雜斯謂真仗矣

儒者國家之元氣也仗者之用舍而道以之显晦道之显晦而國之治亂至於人心之邪正士習之汚隆無不係焉誠不可一日無也然而真仗不世出聖君不易遇間有依才抱道之士而或未能出世擔當展布心志則此固時運之所關古今之同歎而時君世主之所深羞者嗚呼世無其人則已矣既有其人而又有願治之君出當可為之時則斯豈非吾道之一大幸也仗者之於國家也一日在朝有一日觀感之化一日輔君有一日成就之效一退為道輕重其有關於斯世大矣竊惟吾道之東久矣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若金寒暗鄭一壽李晦齋諸先生相繼於數百年之內講明正學啓佑後人我東仗賢之出於斯為盛而我嶺南所以為我東之闕落也

我東素稱文獻之邦而由王氏以前所謂學問者不過雕琢補繪以爭工聞麗而已性理之談蔑無聞其季也有鄭圃隱始學理學之祖而言論風旨未得其詳後人但知以一身撐柱五百年頹廢之綱常而已本國文風可踵聚奎之運而能以為己之學為世者亦未嘗輩出惟我靜菴先生發端乎寒暄文教公而篤行益力自得益深持身必欲作聖立朝必欲行道其所悵倦者以格君心陳王政闢義路塞利源為先務倡道未幾士風丕變天不祚宋陰慝雖作於當時澤未五世陽光復於於後日後之為士者能知親不可遺君不可後義不可捨利不可征奪當致敬喪當致哀者皆我先生之教也

旺朝三百年大抵以科第用人而願充重仗學上之所加禮下之所推轂常在於岩穴隱者然其入自處既素高不輕出世而世又望之已重若將以孟子天民之事苟卿太仗之效相期則其勢固不得不愈自閉匿而其或道而後出則又不得不厚為自任至如向子路輩所稱或在所不道焉其率於此語護落難以為有為可知矣於是世遂以為仗者无盜人國家而不知其患乃在於責望過重仗者於世譽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顧慮有之則天象修而八形妍无之則日色昏而容儀劣陋矣

古之為學者非欲獨善其身也蓋將究理而應天下之變明道而開後來之季使天下後世知吾學之可尊而道脈願

真儒天民

我不墜是儒者之先務不亦公平近世之所謂學者非為吾學之可尊也亦非欲獨善其身也不過拔扞口耳外飾言動而自稱曰吾明道也吾究理也以眩一時視聽而究其終則躡取显名而已其於專性傳之宗瞠乎若罔覩者其志私矣然則公私之分而真偽之辨矣奈何數十年來談者必曰某學者其真仗安相推測之不暇其亦惑矣蓋嘗見所謂真仗者用於世則唐虞之治禹湯文武之功著於事者如是不用則孔子孟子之訓瀛閩洛閩之說載於書者又如足雖經千萬世而人无異議者是無他其志公也今之偽者則空言游談動以伊傳周孔事業自期及其用也手足失措債而不能自收當世笑之後世議之稍黜者預料若是恐敗其名故輒不出而藏拙矣是亦無他其志之私也嗚呼偽者真一至此極遂使人君厭其道學之名以為无可用於世是偽私者之罪也豈真仗之使然也

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彦迪文純公李滉俱以命世之仗近承不傳之緒出乎類拔乎萃而斗於一時倡於前緒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瀛洛閩閩語其志則克舜君民誠可謂稀世之真仗百代之宗師姑舉其大者言之性温才明篤志力行沉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敬動遵礼義奮乎絕學為世宗仗則宏弼之學鄭夢周後一人耳生并一世志同道合合麗澤取義相與磨礪明五經而究其歸趣講論而發其關鍵精探義理之原遠方体用之學則汝昌之學於斯文大矣光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主敬涵泳本源研考者貫徹而愈明畜養者宗深而愈厚紹緒乎洛建接響乎洙泗則其修己治人之方繼往開來之功真無讓於古聖矣彦迪英悟出天資近道持敬方深大有定力講明體履於致知誠意之地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五箴三省治己愈嚴十條八規告君愈懇則宜被中唐之嘉獎而比之真德秀者也李滉有大焉資稟超邁充養淵宏真知實踐發蘊發奧啓蒙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之學以明朱子有節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闡至有十圖之書六條之疏無非明聖學闢異端之說則集四賢而大成為我東方之考其不存斯人乎

夫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緒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純明斯道而有極世淑人之功李彦迪体道純篤而有扶顛持危之力

茲三人者北之中朝則許衡薛瑄之外鮮有倫比而北之東方則薛聰崔致遠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見到處者况如李滉集東攸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進則引君當道之誠懇乎章疏之間退則回才設教之意切乎講論之際善者聞言而景慕惡者望風而自戢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礼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

俗儒術儒吏諸子

俗儒 附儒術 儒吏 諸子

夫童子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土為羹然而日暮必欲壞者釜飯土羹可以為戲而不可以食也夫巧伎之無用亦塵飯土羹之類也今天下號為伎者衆矣挾伊傅之談蒙孔周之術者非少矣試與之語黃老申商管樂縱橫有定乎不術官奴隸視之乎然而試之則無效用之則無方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核其實則汗漫而無當何者其宗之不至而徒有侈心也夫楊墨駢龍之徒汨亂乎先王之道疇張乎戰國之世然終不能為益乎大道而長夜乎千載也何者術異於聖人者且易辯而易訐也惟慶論詩書之文假託鄒魯之門者其跡難昭而世莫之非也其心難究而世莫之辨也○立脚之一差則喬木而幽谷焉識見之誤則拔伎而入釋焉

夫服劍者不期于銘利不期于干將乘馬者期于千里不期于驥駉鼓琴者禁邪發善不期于藍腸號鐘誦詩書者期于通道略物不期于洪範商訟然則人亦何必區區乎伎其名哉惟其暢世務抱真才可以立之乎三公之位而不慚可以倚之乎社稷之役而不負則吾所謂儒而已矣

通天地人謂之儒伎之道大矣而後之儒者不能盡伎之道故有章句之伎有文史之伎其名不一於是人之視伎執之而已遂有真儒偽伎之目嗚乎是寧非為伎者之責乎

傷夫道之不明不行厥惟久矣伎名者千而求道者一求道者千而知道者一知道者千而行道者一行道者千而守道者一守道者千而名者千而求道者一也所謂求道者技乎流俗心欲求道而正學不明異端塞路高明之資尚被所誣况惡哉此所謂伎名者千而求道者一也所謂求道者技乎流俗心欲求道而正學不明異端塞路高明之資尚被所誣况乎中人以下者乎此所以求道者千而知道者一也所謂知道者技乎正路不惑邪歧旁理格物知止有定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理之公卒無勝以其人欲之私此所以知道者千而行道者一也所謂行道者親所言動莫不由禮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全体不息君子所難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此所以行道者千而守道者一也苟能守之則欲罷不能而終至於化矣

儒者之患有四曰偽曰僭曰粗曰疎此四者之為患也昔楊子內無其宗而外飾其名亦猶王莽之動以周公為自也其大玄法言何異莽之譎下士而及至美新何異莽之篡漢及至授閣何異莽之漸臺此楊雄氏之為伎而儒之偽也王氏資醜識淺而倖擬夫子亦猶吳楚之攘尊竊號而不自知也夫楊堅之有旺元分於王莽挾策以干不以自鬻為恥則伎者無是矣彼其為書之夸高又何異於問鼎之醜此通王之為伎而伎之僭也荀子徒知札之矯非而不識性之本善徒識子弓之可師而不知息孟之當尊豈非所謂擇焉而不精者耶此荀卿氏之為伎而其粗者也韓子徒見愛物之為仁而不親成己之是宗徒觀誠正之為學而不見格致之為本豈非所謂語焉而不詳者耶此韓愈氏之為伎而其粗者也○程子曰漢伎近似者三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夫儒不通吏則為腐伎吏不通伎則為俗吏漢書稱伎術吏治正謂此也今吟一篇詩半行字其名為伎檢札式例會計出入其名為吏吏則指伎為不識時務之書生伎則指吏為不通古今之俗子

朱子答張敬天曰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所謂伎者之學是也蓋伊川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伎者之學也伎者之學不可不待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學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方正學曰夫伎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懿之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迨之於漫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究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字而不誣

太史公論諸家曰陰陽之術太詳而家忘詩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伎者博而寡分要勞而小功是以其事難盡然其三綱五常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息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倫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守不可不容也道家使人精神專

俗儒術儒吏諸子

一動合無形贍足万物其為術也曰陰陽之大順米伎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匡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重峯按奏聖廟東西廡之列曰蓋從祀之典所以報聖門之有勞而示來今之趣向也秦冉顏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遺瓊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象魯植鄭玄服虔范滂亦非純故出于從祀故之好禮瓊之寡過則可為人師鄭象諸人異經之功不可不紀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奮身遊聖人之門而當欲及害夫子之道苟况謂性為惡而謂息孟瓦天下載聖身陷賊吏列而喜談神仙賈逵附會識緯馬融貪附勢為梁驢草詔以桑李固何休解春秋周王魯王禹宗耆老莊王甫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學又啟禪是宜見擯于泮泗之列不可表章乎多士者而貞觀元豐正統之際朝無真伎擇之不正馬端臨固常有議弘治諸臣亦多請出而禮部沮格議竟不行

世宗皇帝以太學士程敬孚之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見先聖所惡似是非者幾乎不能眩後生之耳目其在朝尚列于從祀惡當議忠者也后蒼始禮書而大小戴之孔學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極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修扶聖道闢異端之勞朱子稱其為仁義之人胡璣修乎已治乎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楊時唱道東南獨承程氏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絕學篤志力行迨其道成德立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講學則直句徵言日星于中天所以弘治中附以楊時嘉靖中益以歐陽胡薛者也而我朝似當講究而從之者如王守仁之敢為橫說詆謗朱子者而尚請其從祀者則是必江西之人習孰見聞筮仕者象力佑象山以至上誤朝廷下誤斯學如此之流臣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

戴溪筆法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列欵此數子也晉魏補伎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君羣臣所屬目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譏詈如此假託伎術綴飾古義以售奸詐以濟諛佞蓋杜

谷劉三子依馮心无祿以苟富貴張孔儒無立規免秋夏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夫權臣始用猶未敢肆然無忌必假托必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出剛易動以利易怵以秋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

讀書 附看書 記誦 講習

牧齋曰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重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徐無欲速汲毋敢惰巾箱篋衍

朱子曰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數五典與成周和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以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失其不但卑陋而已昔子羔無教篤潛泳之功而子路遽使為費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矣○午夜伊吾與銅籤聲相應

日前雖讀得聖賢之書多作尋常看過不用意推驗將身體復以故頓無本領工夫祇今應接世務專不得力朱子曰愚意常憂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規聖賢之言以充其意而直以己意確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却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答程可久曰徐觀古訓句解章札使節透徹段爛熟自然見得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讀 書 看 書 記 誦 講 習 四

又曰近日看讀得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久自然有得兀所悟解一皆是聖賢真實底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實花瓦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又曰劉仲則曰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序漸進為可得之如百宰九鼎非可以囁而吞其味也○於書涉流而適其源又曰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肯之間駢連不去○于書于可而對而越朝伸暮俾口啞手披又答呂子約曰讀古人書直是要虛着心大着壯高着眼方有以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後拽隨語出解節上

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大抵讀書寧略無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少讀經史味古之直腴
牧齋曰昔者蘓子瞻寄弟子由詩曰遙知讀易西窓下車馬敲門定不應古人策進之初讀書尚志其厚相期待與
朱子答范文叔書曰讀書但求反覆玩味認得聖人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清門人
替其師曰正我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又曰喫果而不見滋味灌蔬
而未得澆洽

朱之言曰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者蓋冬者將以致用非當宗下工夫一日有一日之益二日有二日之益則
自然心志內定氣質漸變可至於誠明之域若讀書而不能踐履却於身上心了无干涉則雖讀盡聖賢書願
何益哉故終日談經无補宗功彌李講學是為徒勞○薛文清曰讀書不体贴向自家身上做工夫雖讀盡天
天下古今之書猶无益也

聖人之言著在六經學者讀經而有得焉則六經為我之言不然則經自經自我矣○朱子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
夫書者益人才智故觀書一日則一日之益二日則有二日之益苟讀書而無所益則何用書為○伊川曰讀得一尺
不如行得一寸

昔二程之門所各甚正然猶程子見謝良佐讀史記以為玩物喪志謝即泚頰朱子解其義有心存冊子上之語
蓋不以書冊開心智反以心智徇書冊此雖與酒色湛溺者有間其為害心一也○朱子曰聖賢之言須常將來
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只是頓无向學憤排之心苟用意如此雖盡誦諸經不錯一字何益於事真晦菴所謂棄却甜樞樓巡山摘醋
梨者也

鄭子曰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讀書看書記誦講習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龍耳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所讀經史功要反覆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
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然者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托記
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功不可之舍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者黯黯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
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又曰讀書只就一道理看剖析自今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還可
見別無繞崎

又曰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真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真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龜山語羅仲素曰某常有數句學看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之中超然自得於
書言象意之表

朱子曰學者為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自無全
牛是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着他用意在那裡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西只見得是西一般識底人看便
見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

又曰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西看得四通八達无些窒礙方有進益

又曰某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嘔了看不出若大着意思反覆熟看邪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
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者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
一小路去空攬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讀書者記誦講習 四

又曰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緣有此便心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又曰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着筆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又曰讀書必先立程限如農之有畔

又曰看文字久之能自見得益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之極則通矣

又曰看文字當如高嶽大輪順風長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緣離小港便着淺了濟其事文字不當如此者

又曰東坡與王即書云讀書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無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亦其常取此小簡以視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此

又曰讀書須是肯次放開去落明快地去不可先貴效緣有此心肯中便結聚一餅了不敵

又曰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而則殆蓋讀了又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顛顛不安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入終不屬自家使喚敲吉歡人不讀書唐以後書

又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緩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

又曰讀書須是着着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无由得着見縫罅時脉脉自問

又曰温公答一季者書說為學之法取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此說亦好

又曰人言讀書當從容疏味此乃自急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義理雖不可急迫亦不可放下若倘伴終日謂之從容却无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旁年佔俸日久浸灌則庶可長地新

又曰近日讀書人必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緣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信手胡拈拈舍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尹和清曰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要使

又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收拾腐紙唇吻糟粕

又曰萬正淳欲將諸書循環某謂不可蓋看書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力便可洩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討自己力量去看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又曰讀書須是偏而周滿某嘗以為寧略詳毋略密下母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又曰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倣文義推尋句脉畧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兩字說得古人意忽出來先教自家心裡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宜可此外都无問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

又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又曰讀書以觀聖賢之意曰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又曰諸文先有意見只是私意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

書中何所有
朱子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德地寫這是學便

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徒將筆云寫成幾箇字這是行這學今日寫一字這是行底習○又明日寫字鼻陶稜契

不讀書

又曰學矣而不習則表裡扞格无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闊緩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肯中雖欲勉焉而自進亦且枯燥生滯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抗擯而无可即之安矣故既今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

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其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矣

楊龜山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此之學射而志於數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則說不足道也○明道以記誦為玩物喪志也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業

朱子曰學者觀書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旧見以東新意此說當又曰讀書須是如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閑按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小間自有至處○書史習牙迎刃無礙又曰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此如一片淨絮田地若上面縷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說到極致學者處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書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

為學之道惟不沮不較使此心常在於書冊上則漸有湊泊而自有意味矣朱子所謂徐無欲速汲無敢惰者實者書之大法見一冊子輒覺昏濁未免掩奏合眼而合真所謂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慾易迷而天理難復

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故也

朱子答明仲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有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此而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人之材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曰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以為佞而要之○又曰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釋氏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又曰自首至尾循守如須知兒授書節而進乃佳不可多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答劉仲則曰學問之道不專在書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問辨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且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理事之餘力益取聖人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

答項平父曰生平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剝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相對葉相當無一字无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免不見八德門戶○自能動書經書子史无不掩貫答沈晦叔曰看得本旨不曾分明又著一尊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着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

又曰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陳編撮拾華靡以為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者茫然俯聽而已○又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

讀書有三法心讀意讀誠讀

讀 書 看 書 記 誦 講 習 四

分探賢

古人於其立言之際雖有謬錯者而亦有毫釐必抗絲髮不差者固不若此之龐洞也若果如此則王元澤處邊

是律邊是鹿之說自不為過而所謂格物致知講習討論者又何用細密工夫耶

余復思之辨抗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條猥繁辭說汗漫或有鄙見包羅不周起語未及處往臨

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已闕以為報辯之說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逐条者何異假使如此得十分是當

案於身已無毫貼近只成鬧爭竟以犯聖門之大禁况未必真能是當耶

夫大極陰陽道究之別聖賢發明不啻如眾曜之麗天斯人也其初既不能細心耐煩研精微密只就箇說上略見一

箇影像採取數句緒論逡執以見定見謂天下道理不過如此已非善為學者也

朱子曰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然之憂矣

又曰尋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着覩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

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又曰讀書是格物事今日須逐段子細翫味及求覆去逐逐推得多後却見頭道理

又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无窮處吾以有限者窺之闕瑣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

又答范伯宗曰幾微之間眾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言見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五

分探賢

朱子答柯國材書曰伊川云吾年下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此時自別尹和清門入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豈必以初意立說為高哉

又曰大率講學本為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若是向上面說將去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余識泉州須

且教他從南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又曰思索化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渴漸刻將去却將自會清

循

與張欽夫書曰如其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嗜之若芻豢好之如韶濩其初雖若勉勵而至於漸入佳境自必有得若有得則領畧於意味
答汪尚書曰近世學者讀書講義率常以經易起絕不階階為快而於其間曲抗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厥矣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不盡理既未盡而中不能亡矧不復反求諸近願感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真漠不可測之域兀然終日味无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愛盡彼既有謂廓然而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而未可必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張目焉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息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無高寧淺無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无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存是初无迥然起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酌之際体用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公行其所无事而已矣又何疑不決而氣之不完哉
答曾無款曰只有自已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項之知半解正不足為輕重也

循序理會

朱子曰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開着邊直須是存心平談慈寧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鮮當自覺其益功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朝暮之功又不可自循愉惰虛度光陰也
又答江元適書以為精也而不雜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雜乎本也優遊潛玩饜飲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画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可至之時而樞為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又答袁機仲書曰義理層層教世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体而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攬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

會理序

許多道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
又答汪叔耕曰為學之道難然進之不由其序譬言如糝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把羹大哉饒餽膾膾難於前逐欲左如芋右攪尽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又曰學之難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掩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多言可考者然也○朱子曰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遮障廓然四通五達矣
又答潘叔度曰論語所謂有為若足如舜而已者必有其宗平穩下功夫非是徒然以已所請較舜所為而功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体浸充可及乎人而後已豈可責效於一丸散朝一夕之間而慶恠其不及乎人哉
胡雲峯曰夫子自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若心宗自聖而姑為是退托宣聖人之心我之志學若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守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此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慎也自然而然不論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
朱子答江元適書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八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抗纖悉各有次序而以貫通无分段無時節無方所
朱子答柯叔村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而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体以為涯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擊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要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復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德業之漸進循自期至望之可
答陳善書曰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着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當自得之不當計較方程如世之出私欵商子本者之營也
又曰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廢心若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入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教重

六

物色色在裡許無緣可以便見得湏是今日去了二重又見得一重明且去了二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去便感心大氣不得

又曰讀書理會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无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理便關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理便關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而細昆虫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理便關此一物之理

又曰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昧意味詳密至於決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

又曰讀者且將一件事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即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但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焉則道理自透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二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呀啞得破然无一復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固是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

又曰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節自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又曰者文且要虛心逐一說着去者得一說却又有一說着去者求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慾知一箇人是好人是人且隨他去者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又曰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勝觀古今世之治亂得失之跡這道理方見得周備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開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无開門佈坐底聖賢亦无不通无所不能

又曰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待地了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規化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

吳臨川曰學子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迥

循序理會

源不遠以探源為務也道之有源如水之有源公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河必自下流始涇州之旁為多而無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畝若澮田間水道亦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遠近也如是聖人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間微諄切平宗未嘗輕以道之大源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十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十之川雖細瑣煩雜然无一而非道之用于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既編行之既周而後列之會政于一以貫之也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也

張南軒曰學不躐等也比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所倫風雨之所晦明也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遊孤越豈有是理也

又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試舉夫子教人之端以明之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觀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也學者如東有志蓋亦於所請入孝出悌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冬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知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不至終不為己物蓋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蓋行之而弗措乎思及五者同體而相成相資以互相發也真精力來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

朱子曰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无事可做比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去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比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

蒼曹无疑曰大率人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之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言身計之通塞自無毫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又曰近世言道德者失於太高讀書講學常以經易起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厥矣

以為卑近瑣屑不足惡情

博洽 附博約

韓子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策之書則曰未嘗一得其間門戶則曰將學焉○程子曰多聞識猶廣諸藥物也

王介甫常談歐陽子不冬蓋以為所少者博記耳然信可以輕歐陽子哉○以歐公之博識列存父常病其不讀書

謝顯道曰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曰賢却記得許多是玩物喪志心謝聞此語汗流浹背朱子曰

上蔡記誦明道存心此止為己為分○朱子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記浮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惟溫習而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

博洽博約

朱子曰如博洽之事各有可存是非說博洽之事置之度外若都不理會之被有司噴逐作豈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博洽之學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孔問來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

莫也無害聖人亦汲去問郊子蓋是我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又曰博約之功如子載積薪一朝方點火

又曰山谷與李幾仲書云大學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沉湎百書不若精於一也蓋以我親書外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為有輔於學者○講學固以明理使有甚多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見羣疑塞腦無說可松萬事博手無術可

方正學曰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漫漫而無收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附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孔子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万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括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功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之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為博物吾親其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為君子茂先獨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无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身為輔相視亂倫敗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大父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知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父聞之為務適足以秋其身也○穿

古今

朱子曰華而物然後規化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徒緣上規天理之浩渺就一事上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

旺中書籍連亂變失有以故事問於牛溪子滄浪公文濟者公應曰對時人取決如東晉之力賀也○博洽經史都無生面

蘓子容間人引古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容古

人之用心周密多聞博識有如此者○見間有限物無窮故見聞所知拘於一性之小德性所知盡乎浩天之大全君子格物致知為貴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世問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定合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

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未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洽之士太學如此

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博裡而尋箇約某常不善楊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也

抱朴子曰孔子問商羊而戒浩養訪鳥怪而洽東甫治萍宗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室而知隱目折翅而說專車

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各臨斯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柳宗元曰君子於所不知蓋聞如也孔子惡能方物怪之形也

誤解文意

文意

七

楊城齋曰劉歆曆法引武成對商王之句鄭氏書註引伊訓載乎載宅之辭皆美易於乾為木果之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鹽鉄論引其政察之語以為出於春秋按書易春秋初元是也斯非偽書之病經乎鄭人論大漢則以木屑手異不知其乃屬木而木乃屬土也論洪範則以土氣為風水氣為雨不知雨乃地而風乃水氣也陸希釋易之復以七日來復為曆數之法而不知其道長釋頤之初九以為靈龜之象而不知其為貴斯非傳註之病經乎棧樸作公詩也而董仲舒繁露以為文王伐

學力

崇之詩露成五服蓋侯甸之服也而王充論衡以為五采之服斯非文意之誤經手言出乎身夫子之係辭也而列而謂
洩治諫陳靈公已引是易以為言如履薄冰厲王時也而劉向謂尹逸對成王已引是詩以為證斯非時世之誤經手
至於物之誤則以綠竹為筍以鶯鳴為嚶鳴地之誤則以艾澤為迥澤以秀李為乾李句之誤則合作繪宗晏為一而
抵無我珍享為二字之誤則愛是用大簡為太簡易貽我來年為登舞嗟乎諸伎之病經若是其矣
夫程子豈不尊孟子而孟子論性之言程子以為不備更發氣質之說朱子豈不尊程子而經傳之義之間其所不從者何
限其大者則大學十章程子既以類分而朱子以為義味不足捨之而從而說程子既著易傳朱子更作本義以發橫渠正蒙
文字朱子直云久病凡此豈非於前賢耶誠以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精神有限自非聖人安能物而尽格言之而中
前賢猶不能无待於後賢後賢亦不待盡告非於前賢故陸象山之言曰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矣或乖理致雖出
古書不可盡信朱子以此言為甚當非世位淺見所及也

學力深淺 附天

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若車已推而執自去般已發而纜自行
輕浮淺露者真不足為學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且默仲尼發無言萬物各生遂惠宥自清溫末曰予味前訓此枝
葉繁發憤求剗落奇攻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益深學者宜致思焉博文約禮如梓匠論輿但能剗削者
祇是這斧斤規矩及至鑲削之神劉輪之妙者亦祇是此斧斤規矩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
所能至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虛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坤子工夫着力陶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說
聖賢氣像便會得故顏子如初學之君仲子如守城之主○朱子曰日月五天固當鎮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
仲子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子則自斂莊四謹做將去也

深淺工夫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違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必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捨而不耘或搥而助長以至於一
暴十寒則苗而不秀而不實矣學何異於是其有質而不秀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
嘗讀晦翁武夷志九曲乃是尋遊極處而別無奇勝若曰其無勝而遂謂遊事了訖則興盡意闌而向來所歷奇觀都成虛
矣故末句云之意若勸遊人須如漁人深入樞濠之境則當得世外別乾坤之樂至是方為究竟處不但如今所見而止耳乃既竭
吾才後如有所立卓尔亦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然則此處及八曲所謂莫言此地無佳境自是游人不上來之類可作此等語
語處者矣

程子曰人於林森間亦可以自家所學之淺深如楚誅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樣存不固

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箇是非而去彼就此
耳無他玄妙之可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方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
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以件時節
正使他人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鉅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朱子答林正夫書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其梯級而先
後之學者由是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有志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无復入於其中
以為直有而力旁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夫義理固有精深處其獨無粗淺處乎事為固有緊酬酌其無有閑酬酌乎且教者有閑於吾心與吾身者固切而當先矣
若在人與在物者其以為不切而可遺之乎吾仗之學與異端不同正在此處惟孔子諸子識得此意故論語所載有精深處有
粗淺處有緊酬酌處有閑酬酌處有切於吾身心者有在人在物而似不切於身心者試略數之如冉子之請粟康子之饋藥
伯玉使人原壤夷俟封人請見孺非欲見且鄉見師冕見若此之類謂之非精深可也謂之閑酬酌可也雖謂之不切於身心亦

可也然何莫非道之一端也苟極其至而言之則所謂精深者緊切者皆不外此故或問於崑山論語下篇何者為要切崑山曰皆要切正為此耳

北人看書如星處視月南人學問如滿中窺日精博之喻也

朱子答林正夫曰先生長者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答其層累結架之所哉

答丁賓臣曰天道在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人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其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及復沉潛而妄謂躡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已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已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无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

答周南仲曰此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体究隨事討論俟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徘徊不前却不肯果決問安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便為自欺自誣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夫念佛者朝昏昨今專用心於一事自謂向學而胸中無專一用工處朝之所存名已忘之昨日意思今日已無此及不如彼矣王學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之聖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亦力也其中非亦力也朱子曰孔子則箭前七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矣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又曰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而文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玉音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歟故以所至論之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三子不若顏子之大張子曰夷惠志不剛於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知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許氏曰此一節以射譬言聖人能挽強

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法然後日力之所至而中之謂智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於孔子

積累工夫 附專

積

易之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中溪張氏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棟樑長而不已升之象也蓋物之高大者必以積其所積者必以順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之不已其高可以干霄其大可以蔽日未見其忤者以順故也君子體巽順之象以其慎志自微小積之可以至高大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張中溪曰愚按升上六云不息之貞若能以升位之心移之於升德則磨山之積塵海之積污愈增高大地易曰終日乾自強不息詩云文王受德之純亦不已此非利於不息之貞也歟○退翁詩曰百鍊絲能白千磨鏡始明此言當深味也

昔程伯子二十七作定性書程叔子十人作好學論朱夫子十七學業大成以孔門弟子言之顏淵年以而未達聖人者間以我東文學言之晦齋先生二十七論太極書古之愚禁之士固未嘗規於白首寸積而階進也者多矣

專

陸象山饒東萊詩云消流積至滄浪遠奉石崇成恭華本晦菴詩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為學之漸加收拾亦勿拘迫而因致不厭之功久而至於純熟則如種樹既長自然抽枝發葉此豈可責於年歲之間哉宋王巖叟曰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哲宗應之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嗜好可謂之專久而不動始可謂之勤四學是積累之要

朱子曰為學不可急須大火煅鍊教化通紅落成汴源成泥搗成團捺成匾方好豈可畧大火上煇得透全然生硬又曰上灘之篙不效一步煉丹之炭先燒百斤○伊川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像迥別

九

鄭明老曰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取六經及論孟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三百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凡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字具以中材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績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

奕秋通吐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隸首天下之善奕也鳴鴻過者旁弓擗之將發未友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羿善射也而介御則射不善之矣伯牙善琴也而學琴則琴不若之矣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撥者專也卷耳易采而不盈傾筐者不專也○左手畫規則右手不能畫右耳辨宮則左耳不能辨商○視亭搏鼠者歌必不成蚊蟲挫睛者射不必善

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索不可以一讀罷也○專精純誠者合而為一致舛駁進退者散知慮於多端

昔陳克佐稱賣油翁手執夫瀉油錢孔不濡錢文為其專攻不放手年而月而日而夜而恒着心也今之士朝韓合蘓春賦夏策前功未成而改他業而新之白帝之猿聲未了孤舟已過於江陵其間萬重雲物徒在瞥眼中豈屠牛垣剝皮剝壯批歛載軒解湊理決筋骸之若哉

篤學 附晚學成就 幼慧

篤學

朱子十九作遠游篇曰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睥睨即萬里起忽凌八荒無為雙鷲者終日守空堂易篋前百題真曰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四有一張然復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遠游真詩此先生為之始終也

晚學

自昔文章之士英妙早成而亦有晚學成就者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後及感激詭人受書遂博讀而家言世補玄晏先生陳子昂以家父子七八未始知書慨然立志專精經曲卒以文章名世穩老泉年已壯猶未知書于七始發憤讀書五六年之後文章大成人顧力學如何耳早晚非所論也

成就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穎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名孤林之五歲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詩李

幼慧

白樂徐彥伯張九齡裴君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溫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孔穎達八歲記誦日數千言閻記三禮義劉晏八歲獻東封書拜秘書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百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郝士美十三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權公柳十三詞賦元稹十五推明經常敬忠十五過誦萬言如意中七歲女子賦別凡詩今之賦天但解覓補栗

尊德性道問學

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宗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即中庸道問學蓋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宗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者實則窮滿索幽流於清虛而無執守依憑之宗地故須是約之以禮朱子曰程允夫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曰作尊德性齋銘曰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才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執氏曰且狂苟賤汚卑淫視傾聽情其四肢斃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鑒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尊之道殆庶幾乎

吳臨川曰一日之內子而多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

十

學問道性德尊

朱文公玉山講義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一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而崇禮蓋道之為体其大無內而其小無外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復道問學以盡其小其巨致廣大高明溫故而敦厚則其尊德性之功也其巨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体之全無欠闕矣

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說出自孔子而其孫子思之言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何嘗偏說哉惟我程朱子所以結絕學而開後

人者亦不越此二端而已而陸氏者乃敢曰尊德性而道自存何必屑於文字哉且尊德性非不美也惟其不欲屑於文字故偏邪不通而卒為吾道之害也是以程朱之說有說尊德性者矣有說道問學者矣其說尊德性時其與陸氏之言固不甚相遠也而必有道問學之說以為對待內外相須本末相顧故不至於流而為異端也

真西山曰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物理則此心雖清而虛靜又只箇空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當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而眾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照而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泛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

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故初年嘗曰博文約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又曰偏廢則德孤無所利矣及至中歲恐學者交修之功不遂而或至於不振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於異學之空虛也故於道問學為重嘗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又曰某不敢自昧察以錄累寸積而得之晚歲則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又於尊德性為重既為程久夫作路且屢有懲于從遊者每曰上面截便是箇坯子有這坯子各問之方方有指處

又曰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此蓋定論也故心經以是終焉

陳北溪曰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着力處却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繁執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真西山曰朱子晚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直卿書却恐後學之守書冊泥言語而專以涵養本原為先特以講論謂之輔此而已其言大槩如此而朱子歿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真者矣宜兵臨川於北溪有不能滿焉殆此類也夫

學術

學

牧齋曰余少而失學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牽一誤于王李俗學之公衆尋行數墨張然如瞽人拍肩稍後得先輩之緒論與古人詩文之指意學文之原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椎瞶睡于夢藝之中不覺流汗浹背世網羈絆日月愈邁遂無從搏心屏慮邇流窮源以究極古昔遜志時敏之學幸幸應酬支級護述每一舉筆且愧且而心宵中忤然如與筆墨舉者相應和○

學者時提掇此心使十二時中無時間斷則自見功效矣

又曰顧今俗學沉錮古道滅熄以愚之諛聞寡多猶得窺聞先輩之緒論古學之原本尚得二君子確駁相與辨明扣擊郵傳其百一譬之橫流之盡昏夜之一燈安知不可以廣斯文未絕之一線而少起後起之責乎此日曠口張舌流涎每欲傾頤于知友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矣○兀志大才疎者學未充故也

癯老委篤心目眩務自身若枯藤無復齒合之理過去光陰已不可追至於此日雖有朝聞夕死之願未有明師彊輔日相策勗但知從事於殘篇斷簡之中管窺蠡測所得非全錄累寸積隨手消散所以談名義則如捕風係影準心迹則若掣肘予盾耳

朱子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远大自期然規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者至為卑近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体初不答一言也若其高第子弟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体豈不能一言盡之相授納顧為是拘者以狹道之傳而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体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徒有懸想望之方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其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北之中博之以文以聞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密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盈然後道之全体乃有所歸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僦焉學弊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謂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移研刃之私矣仁何自而得惠何自而崇哉

纒有營求利祿之心便非學者纒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伎者○又曰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其豈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

又曰蓋常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現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其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一生攻文而不知移心向學則感之甚哉

朱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朱子曰記問之學温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教了知新則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

又曰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矣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温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當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而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死哉予焉而無所得者未老而衰有所得者老而不衰老者形兒也不變者志氣也

中國學術多岐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丹學焉有琴學焉有陸氏者門經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扶策讀書者皆稱誦程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士習賢於中耶曰非然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礙時有有志之士以質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所學不同然往者各有宗得我國則不然墮局東都每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兒尊之而已不惟無所謂難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此猶猶玉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時梯稗可別也茫茫赤地之上孰為五穀孰為梯稗哉

為學講經雖賴師友精進之功惟在自修有不可絲毫假借於人者

朱子答戴邁曰夫學期以自得而已人知之不知益所與於我也○志學之士得必為是則終不能得矣

朱子答唐儀之曰為學是分內事總見為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及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閑說庶幾平穩耳

學術

人須要識得此心纒識得便妙走作學者緊喫工夫正在於此

朱子答汪尚書曰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誦心息躬行力究寧願甘苦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後密潛玩存之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極天理全事之全元不在是初焉迨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醅酌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為事而已美學者日用工夫惟尚上一事而已

又曰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如此用功基脚卻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着力不可只考同異較詳畧專為章句之學而已夫大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東面西說南道北然後為得不得之妙也○今人為學則不肯費力而却於外事枉費許多心力可謂知所先務乎

學者將以學為人也非特學為人也將以學為聖人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非特不得為聖人而已

博觀書史而不能推之政事則亦無用乎學矣○學者用功唯當及已鞭辟向裏可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少而多古人曰此生不孝一可惜此自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愚謂不力於學故有玩月之患不明於學故有喪表身之辱二者皆不孝之過也朱子以家務最委為用功實地愚謂人之存心靜養所以為應事之本於凡事事物之末不可有所厭患惟當隨時隨地不廢體察之功則雖在僕德之中無非為善之地夙興夜寐箴箴事至斯應則驗於為是也○張子曰學者只於義理中充此如農夫穡是菘必有豐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而已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又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且遙遷矣不潤步到峻地便逾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揚說話務高而已常覺狂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後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司馬光曰天道如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比二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自家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義理畧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已是不為己圖好者如南與王黃屋在齋聊以自諱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而卒循之則只是一條路自原頭直下來耳人之心萬理咸備大本達通流行動靜何莫非天地之中而

秉執之常也然道之全体雖極高遠而實貫乎日用賤微之間必升高自卑行遠自近然後階級不差可以循序而漸進矣是以聖人之教不先於高遠而必始於卑近不過使人及而求之一言一動之際持守誦習之問博之以文聞其向往之端約之以禮篤其踐履之實漸次經由時習積累而潛心默契深達自得則一朝而貫通焉耳○孔明曰才須學也才須靜也陳簡齋詩曰莫嫌嘆蔗佳境遠橄欖甜苦亦相并此本言涉世之味而為學亦猶是也初問須是耐煩忍苦咀嚼玩味不以不可口而厭棄之至於精切之多漸覺省中生甜歲月既深則蔗境之佳當自漸入耳○曾子三省之旨程朱以為學問之天眼目夫學雖多端歸則一致明乎五教唐虞三代之所同然而精一執中舜禹傳心之法也敬義直方周孔體易之學也四為三省顏氏曾氏所以為仁之功入道之實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者知非聖而愚非聖賢之言論諸人而布在方求者其始至而今悉備

人病不知耳孔則無不知之理人病不踐耳踐則皆可行之道由切而致砥磨入門牆而親堂與習脫而明樂而化而裁長濟乎其游息壘乎其成之居則懷仁而抱義出則尊主而庇民焉其或不亨而不出乎此所處者狹凡所養者鄙未甘退產而讓別人好怨山而摘醋梨惟記誦是力纂組是工汲之為連焉惟科舉利祿之為計由是而得其志則決性以就富貴由是而失則固其極禮義之防以疾貪賤亦可著乎若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使無小人使君子使為已前之所補是也小人使為已後之所言是也以子夏之賢聖人猶發此戒餘人當如何哉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久矣學之一字世所罕言况以朱門古訓尋箇路徑獨於執事見之胡五峯曰念生也良知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每所不用學也學必習則熟之則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朱子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飲渴之欲飲如散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若得透活潑地流轉又曰學道者正如射射終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中矣若射者不先中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天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思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殺其詳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是云

術學

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者矣特以一班有善何其少也何不志於大体以孔要妙此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苗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復之心如今說底恰似卦影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又曰進取得失之念故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德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則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亦這箇人

又曰人多言為事而奪者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私心過曲者也過當道乾富貴之天過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兵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習聞朱子治道旨訣而其大規模心法者派然有會於其心

又曰為學極要先把高處着刀到天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致令倒方是內進如為學正如撐上水舟平穩處行不好及到難脊急流之中舟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頂着力撐上不得一篙不緊故此一篙則此舟不得上矣

又曰言讀書煉丹初時烈火煨熬後漸火養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為學初勤敏著力子細而切花後來却須緩溫尋及復玩味道理自出○又曰擊石之火引着些子可以燎原濟源之水導却涓滴可以灌野

又曰為學須先立得這大體當了却放去裏面修治屋落教綿密今人多曰末會知得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洽事

又曰為學之道如入研種一般先須辦了一塊地在這裡了方可在上研種今却說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曰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不賺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是說孝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是說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酸是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是得

又曰為學之道須從處裏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處也是七顛八到豈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友石逢其厚比如梨材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甜味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存心發憤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塊光明寶藏被人偷得去此心耳還有故捨色定是去進

捕尋獲得了方休○又曰學者做工夫當老寢食做一止便得此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沉半上落下不得濟事
又曰學者非是要理會文字正理會自家性命上事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道於為東去南買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火熱得
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亦其放心蓋為是也○又曰學者不可為人相誑如北方鼻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玄遠之外也
又曰學者若不為己者做事都為別人維做得好亦不問己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餓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而百方
做許壹錢也要性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黃勉齋曰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蓋義理非由外鍊得固有之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
亦於我何有干波沉義理學如登嵩華如涉江湖且要根據純實深學然後可以承載初涉空義便有跳躑自喜之意又安能任
重而致遠 便曰頭轉身做事於聖賢之學取聖賢書讀之有粹然當於心者
程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乎聖人之道悠之為內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寤以學無益不如學也又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為而地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而已
朱子曰却要讀書者義理恰似要立屋蓋基址且與安頓程處今且說那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
孔以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啟者不結
又曰頂是勇猛奮勵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齊着頭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
秋只是爭此子一箇楫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至此未肯不慨然奮發以為學須如此
朱子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入皆有之而非由
外錄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味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
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惟在外然此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決於貫通而自得
之則又初焉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衰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聞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

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害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者不
可以不講則學者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壹意從容以會求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宜與之界
不可為書之界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乘世之教者果益於後來也哉
又曰其與人說問學只說大槩要人自知下下譬如實莊一般其中至實何所不有其上說此處有實耳
又曰名子重曰心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末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末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
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為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自先達之言以取聖人之心意則聖人之心意以達天地
理末之有淺以及深至有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也切之心孔之也是以浸漸輕歷審密熟詳明而無號等度言之弊則致其極庶
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處於淺遠而妄深遠舍吾心以取聖人之心矣吾說以純先之說也
又曰人躍在山頂何幸如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實行之篤固其茶飯而又濟之以文藝
又答畢仲孫曰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存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之色而惡惡其也
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實而充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立文之謂哉
又答劉朝陽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爭而爭一朝夕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
至而後已則非規擄級緝所能就其父有以渡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今事自期然後可得而主也夫古人之學何為致致知以明知立志以
守之進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之馳騁於末由渴精備鬼惟慎夫當世之不富誦說之不足雖曰能之非吾之所求矣
又答趙尚書曰士君子世處下位視天下事意若無以高者及居大位連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教理之難旁學問之不可已也
又曰能到純勉之境則如樹已流根自然抽枝長葉泉已清源自然派流流連車已推而執力去程已發而續行
答陳君舉曰為學若從字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功而積以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竟裝點不待用力支
撐而聖賢之心義理實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別生計較依違迂執以為諸俗自便之

學 術

許耶 學以及躬切已為本口耳菴蔭之習終不屬也

荅項平父台述世學者務及尤者便以博觀為外馳務博現者又以自省為隘狹左右佩劍谷主一徧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菴蔭之業便只是讀書程課此切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

荅胡平百所謂日用切已之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該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皆平實讀之恍然如見先說門內事無他言半詞之可超者什八九也曷為不以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時暵哉

學之病文弊

學之病文弊

牧齋曰古為文者徑不能無史不能無經左不能無法右不能無制不能無制其于詩枚卷中劉潘陸陶謝李杜元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異道并行今之人則不然家為總萃人集大成敷衍之而苞括古今復句土而牢籠風雅今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口也何以天之降材古偏駁今偏純所以之學術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文章氣數古則餘分則晦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弁古人未已也而後排擊之以自尊補量方未已也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推史則晦者虛陵折抑為冤隸許則李杜長古鞭撻如羣兒大言不慚中風狂走滴不返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以斯文為已往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風氣軌別流品孤璋獨樹空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反徑而已何謂反徑自存而已矣虛中以茹之克己以勵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謂俗學之傳樂與自是之廢徒如鏡淨而像現如皮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思通文章天品日朗地負海涵彼欲以螢火燒山叱咤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斯古何

程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溺於訓詁惑於鬼端苟無三者必求歸於聖人之道

牧齋曰末學之失其病有二何也孔徑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諸籍今不為此搜剔則本常淳經學亂于蕞繁史家雜于稗釋家表竟拍胸嘆手嗚嗚若耳疾黎骨之者皆能刺之鹿牀鳥啄食之便可腐腸至不為棟定繫有徒故放于俗學一病也以較近為草的以諉謬為雅性骨中先有窟物眼不自生充量于是逞臆步仰稽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詳其雖

學之病文弊

黃旨趣茫然便欲塞其紙類斯則病在膏肓入肺腑半半之眼便句一隅結帖之聲終速九里孟子曰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於堯舜之道良可惡也故曰謬于自是二病也又曰嚴氏之論詩皆習熟之病其症傳樂後世學自符口氏生自發言嚴氏之語操觚之士孰不欲刻刻心肝以蘇合乎作者軌度而不免閱然於理室於用者治之是也

又曰當今俊生嗚呼在蔚與倚閣舉業枕藉徑史古學之興駸駸吹散動矣其中溜溜流變未絕錫豆惠惠之最為藉切玷黎丘之見確長桓文非有高名宿志老于文學者為之建旗鼓申誓命別裁其真偽拾量其是非者東走逐者亦東之將使誰正之哉○張子曰學之不勤正猶七年之病不食三年之艾

又曰文章軌較十達揚方符印方今陸劫不虞者作真與偽二者而已偽體滋多稜稜煩殖有以獵兔園拾餘句為經術者夫有以開馬肆陳芻狗為理學者夫有以拾薪爛黨括括為史筆者夫有以選木為林去龍為徑濟者夫有心懷而陳羹醢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漢真文必肩而盤木焦桐卷曲枯槁者亦曰真文必簡而新絲杆線尺幅虛裂者亦曰真文必平而漆蹄牛跡行潦紆者亦曰平真文必變而飛頭歧尾乳目睛者亦曰變真則朝日夕月偽則朝華夕種也真則精金美玉偽則瓦礫塵土也不待化量而區以別矣陽鱉之魚不若蓬池之鱉有口者知之而易牙不知危在之噶不若洪鍾之响有耳者知之而子野不知宜者是也

學之病文弊

朱子曰掛身義理之邊頭不曾與之為一○不察切已之實病而鮮豎於向上之事○欲以能射之學方隅覓刺其人代旋而思之不將思然一笑乎○牧齋曰塗車為靈象物也耳目口鼻象人也何化焉有神理自非其象之謂也規模韓柳擬效歐曾腐渣陶而桃鄭孔孟或夷而橫揚湖刻函其衣冠高厚其開闢龐然標一先生之一言而未先為象物之象人之似則誠以學文之修種沉淫于世運熏徒于人心襲習倫輪醞醞發作而至于此極者也○實兒聲牙每曰地而安頓

朱子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

又古今之補文者掉鞅曲踊蹄呼叫豈丹鉉橫飛蕩毒孽學五撈籠毒世詆譏古學磨牙鑿齒與莫敢許視此諸狂易之人中

風疾走眼見神鬼吞水火有物馮之憎不自知已而展朝司鏡清曉奏書恭報以鬼銷三虛若之頭具顯誠令徒自思之有不然者矣
司馬光曰近東新進後生未知戒否口俾耳則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孔子之言諱禮不知篇數已謂周官為
戰國之書諱詩未盡周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求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及寄駁全
腫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檢口秉笔先論性命乃至流蕩恣肆遂入老莊以正點或
考叔獵取名第

程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化猶人之交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知所恥矣
朱子曰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
能誦很貝更不可言吾儕幸苟年正然亦覺公却涵養本原上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又曰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儘已便先懷取一副當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者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入死松
語密傳極特真是不改模樣也○初學之士雜事勿掛心雜書勿掛眼雜言勿掛口○彼等本者曾是何尸

又曰但為初學一時之計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素工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惟異奇特底事着了日
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絆絆自欺之病久之茫然元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疑互相恐嚇而終無補可為已之實也○今世道學
裏微伎家諸言罕有掛諸口吻者況生其體於身而充諸心者即故以心全不存而亦不知其存矣夫詩書所載聖賢所訓
非以資口耳供講說也彼等片之然實理宗學字宗事宗效也彼者相與道坐而禪之正襟之滿之矣一日辭觀而起家愈躬
之事至乃有異置軌不任如膠舟不渡水驢不駕則安所事明林并守空言為耶

牧齋曰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飯塗羹知滋味者皆能唾而去之即正以後之膠學如偽玉厲其非博古辯真者未有
不獲而實之者也膠學之行或世而孔真使夫人窮老盡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為禍尤慘於俗學蓋夫古學一愛而為流
俗學一拜癡而為膠之憂也不可勝言五方之音度而為鳥語五老之達變而為鼠穴屢諸病症愈新自良醫視之其可

繇傳宋要不能於卒病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為病

朱子曰今人口略依儒說過不曾心曉

學病文獎

牧齋曰近來詩文之病其症凡三爰沿宋元之窠臼排章儼句交後蹈襲此弱病也剽唐選之餘常生吞剝吐號墮突
此任病也搜部集之旁門聒聲蜩蟻晦味結惜此鬼病也○明道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弊自兩弊所
得也○又曰每謂昔人指頭轉舌是學門中穿窬手於筆傳直擯深信不疑然實死心死伎門以能穿穴逼漏打破添補
非今人影掠話頭從鬼窟中作話計也○朱子曰捷徑二字便是讀人底深潭○又曰味學則臨幸七顛八倒

又曰今之學者茫然不知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比如駕舟控之舟以通大海抹無衡之秤以遊五都曷足以利涉而稱平也○
朱子與劉子證書曰若論聖門所謂聖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神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偏致異同乃為作業
也正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之語人亦不必分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的端始知文字言說之外真別
有用心處矣

獎

又曰今人文字皆不用切徑徑本傾全無骨氣便使舞詩歌者塗眉畫眼只是本梳人

或問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以名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
亦玩物喪志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玄孔門無一事只轉顏氏得心文而此詩甚好古之學者
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俾儂而何○含糊護短恥於資質也終身受此點已
以自欺也○明態化曰作者觀古儉辭且高千古之目含毫嚙指寧失之吝而一切投時諸公之語其落毫端以取一時之適蓋古
人龍驤霄漢攀攀而墮者亦已矣矣而復欲坐井而觀之又何怪其今之不相及乎指理為障兀坐無義之談○所謂讀
書窮理持敬體行者亦未免依樣畫餅無在人實地之工夫有由士粉飾之樣子其於云下之正理眼目尚未精當之脚尚
未牢固其所以奪於外而撓諸中者率多曲徇于末路之毀譽俗反之浮議時輩之譴論固循獲閱或玩投穰於不

十二

能卓然自茲有所探別遠取於公私是非之歸則以此之規模以如此之規模使自首勤苦自謂有政而不但每以希聖兵之高蹈修不克趕到這世諸名公之地位

朱子曰重死其身輕死其心○又曰嗚見上截不踐下而○不至以斃斷為學者哉希

古人文字必以所知所得發之於外而其所知不得必存於事物道理之實故心於言言於事而所言無虛浮假托之舊所行有真正的確之效後人則不然所知不絕乎文字訓詁之習所得不過乎詩言曰危之學以是而發之於外其言該文字亦不過發明其所得之實而已是以文字訓詁之習每以發明道理之淵源詳言正危之學無以指諸事物之實用既無以明是理之妙以指諸事則如星作又雖一按於聖賢文字之而致為自白而做為衣被而說左精華而力追無一絲之鱗健有百般之可稱終不過為外面之親美每用之邑澤有何補益於一分此理之實一分此事之效乎

朱子答林澤之好高欲遠學者之通連而為以效者且論高而有切省適者以授其隙是以聞其說者必欲從之惟恐及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誕冥冥之中其實與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學者以避其名耳道學不明發憤百出以欺世短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憤也於學德然演說不且意問

答汪尚書曰夫先只達而後下學雖言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歸山岳先舉曾而後勝匹難也夫道固有斐然隱度所及者然非預備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切之切正當存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願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發故忽然而有見於心於其用之地既策渴日而卒不見其效以乎就使徒待於恍惚之間亦而天理人心寂然命討之實了无交涉其亦自謂有得者遠是為自私自利之貨而已

答徐斯遠曰乃故惜已見不肖自將來下毒手彈級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說將只假如此何得長進俾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認此身○猶之迷人醉矣不問塗於大道肆意狂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巖飲之居而終不窺大道也

答劉李隨曰若只將一時聰明才氣器者一過便謂了豈不輕視自誤之甚耶呂內恭常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自得存自思心比至論也夫切夫極至之地如彼之高如彼之妙則是務己之獨能知此而以兒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已亦肯自廢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殊若有間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降此病

密恐百事致倒都不到頭吳非小失

谷周南仲曰多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以其所便便先人為至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遠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之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

答潘叔昌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切致往往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而恥所以追實切除實者皆恥之於彼殊不知將遠不里而迷於兩向吾其進之日遠而稅駕之日難也

又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烈士之醉楚者拘於記誦其效者術於詞章既皆不足以及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佛於老佛而不言事者皆為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又曰不就義理上貼重思量譬如入市見鋪都是好物自家沒錢可置書冊上都是好話自家只是空看奈何又曰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如喫魚鱗不知有魚肉之美若去喫魚鱗自不知魚鱗之不好

書畫

教齊曰古人之學書也身迹辟書夏卷刻梵淨法唐三元八衛莫不窮究字祖極高修生秋圖諸書惟神類煩多編以卷

差數劍起天趣學一字六口五及履而視之點畫或波錯見側也如灯取影不似毫髮是書之學也與酣筆落後墨里濡神筆頭細

楷辭字窠狂草風雨發作于行間鬼神役使其推臂伸宜之揮筆子歟之掃帚云地萬物有動于中無不干書發之自來

之寸也動而不極若鷹鷹準之居之望而不既無筆雀之備色所謂藻曜而高飛書之風皇也忘高為款蒼疏南穆載觀于

十三 曰振筆乎外若人捕律李海書有君子之光見筆陳旁軌墨家之妙也○宋後延熹張茂則另提講吸吸

觀西伊門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西竟不陸

余性不鮮書而由不解故愈不喜平居四壁法立不置一惟古詩先問相漫讀未天子書見有書西題跋甚多故知
聖賢據德游藝不厭賞物有如此者乃其平居之自則不惟分別古今雅俗往來并舉古文與大權衡為如以王右軍
本書樂毅魏惠王書而書夏侯之論為怪不舉劉宗論魏帝顏太師書帖之設有盛於忠肝之辨又聞秘閣有邵席節節
書陶靖節詩托友人尊傳曰聞其題自己覺清氣逼人又居亡孤寓寺碑本與鄉友賦其事仍要黃錄子厚諫書其詩
曰彼死胡鬼之文何足道哉如以類非三蓋亦莫非教也自是家有紫蓋○蘇頌賓當言所貴於西以其似也似猶可貴
况其真耶○齋澤瀾洩氣吞象外

東坡曰凡物之可喜足以悅而不足移人者必若書與畫也吾以時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不吾與也
玩而自笑曰吾博富貴而學於書怪死生而至於畫室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可喜者雖復書之然為人
而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傷之感耳豈不欣然忘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物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

又曰君子可以留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以書而觀之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東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病
王涯之復壁皆以見戲害之固凶吾身此留意之禍也○余素不知畫妍媸之拙漫視而未留心會

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形聖人現象之沒卦觸類而長之則天下之理備矣卦與圖畫之無異音而圖字其本也卦
本於陰陽五行即其中而有天地山川人物鳥獸虫魚之精粗粗巨細毫髮皆備而玩之則造化之形可乎攬而目觀也
然則元後世樓畫之技所以彈精狀物畫之圖史之所興彼高人韻士之所揮灑非皆不出乎於斯乎○依字作文稜有
氣力絕無軟弱態畫有他品有妙品有神品人極則絕與妙可勝也嗟神也者非人可及雖乎色既乎境然後可以談
於神矣其神在故其天全之故能不維於物而為物之主蓋亦觀者造化乎彼以三寸之管五天之索尋畦點境而孔至乎
三昧之域者不其遠乎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可餘地
塵汗風

歐陽永叔有言自古善書之非一惟名德可補者能傳於世久遠若此者豈不以君子而存存於書之外故能使人感慕
而不能忘並其書而遠傳固非徒工於書者所可超耶夫後秦其人已往而不復見則見其平生游歷之地必感慨興歎
紛紜而不能去親其好愛之物必極玩誦日不忍舍也况乎其精神心術之所發而彷彿其人之若現乎毫九固非君子而重
然其游藝暇時高情雅度之存乎毫墨之間者其視山川草木所當游歷而愛賞有大同之歎嗚呼後之遠慕遐
於延愈而不可及者一朝得此若觀其人實而惜之踟於掛壁十數年矣子孫雖年代遞易固存千人猶夫而也不惟
不愈如此蓋愈久而愈珍為夫而人益遠其書之彌難得也度正謂王世充傳君先家先正韓范結今年蹟得周
程諸先生手筆正尋諸諸先生遺書學而余亦其道今十餘年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園之棠曲阜之復亭遠不能
去之也今法德華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示後學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叔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耶耶
昔柳子厚有之書癖常病之餘亦有是癖

宋子曰同安學故有書一置不幸水火盜而之歸其廢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慶堦皆能共藏於故箱敗篋之間
以至於泯之無餘而後已其不仁也哉○宋徽宗取秘省畫觀之陳師錫卷而當以山水首代並遠左右前後無所繫
或動靜語默無所龜鑑社稷至於使君臣間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

畫雖不列於六藝然善之也載藉以東軒轅氏始作文章著貴賤庸庸作十有二章十內公作九倫或丁象形得說于
傳岩之野明堂畫畫克舜舜紂忠臣烈女聖賢愚暗之或衡山北昇物恠神靈題題雷光比翼九頭鱗身體驅
鴻荒睚眦圖畫良相猛將起於狝獮殿當時摩誥函孔子劉奉先畫亦壁縣滄洲圖饒氏西梅畢宏西私夏少
正畫竹名天下至今在東目新羅東海印佛壁見千年古區桶若道子高鹿敬天石塔塔國居坐居華歲有茶

書

十三

愍照鏡自馮國至我聖朝履仁安聖極色盡其後多名画○明道曰書寫字時甚欲非是要字在好只此是字
明道教子孫常曰凡有玩好皆奪志至若書札於反者事最甚然一向好者亦自盡志如至虞顏柳輩誠為好大則有之
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吾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消遣有妨廢足知來志也○唐虞畫像而民不犯
崔尚易題畫曰語者不形於口而形於指聽而不形於耳而形於指妙矣○朝顧暉之陸探微張僧繇顧野王唐蘭之李
玄德吳道玄鄭虔李思訓韓幹戴嵩李昭道五代開全黃全宋仁宗高宗李公麟郭忠恕范寬李成郭熙趙昌韓幹
米芾趙伯駒僧巨然米友仁劉初年馬遠馬麟孟元趙頤管夫人孟頫
柯九思黃公望倪瓚方壺皇明戴進夏昶林良
杜璉文徵明吳雲卿雖不可悉記如唐因時宋徽宗文與可元與之不入晉中可惟我東前朝恭愍王書八劫本朝存願
仁者自中國出來善畫人物安聖山水崔溆人物喬名一時善帝額山水物俱妙甲東也石坡李正任李不害李興李鶴林
正度徽竹林守嘉胤並有名而金視最高砂石陽正度之竹魚夢龍梅亦名○明道曰寫字時云
我國謗書字樣全假梵字胎於世宗朝謗局換出而制字之巧實自曹魯方語音無不可匪非聖人不能作也
冥州曰書法漢方而整齊情而多骨質皇而肥情而後少骨而多能心曰原書曰道動有法非宋可到蓋宋則又於此
唐矣問蒼頡作字亦非似朱子曰亦非自換出自其理如此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換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颯之鳴亮

張子曰日月字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諸其聲也考老字是殿之類也如此數字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直矣
吳臨川曰天字者所以傳任戴道術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貴道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使華之以安媚偏
旁點畫漫之失真不願不省惟以玩自為妍何其小用之於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若明文物之盛愈三百年頭有可尋斯
拙之緒上進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亦問見其不易得也○宋徽宗善画元慎帝補善畫曰徽宗多能
獨不能為君也非問為也

文章述著

說郭曰包犧始作龍書帝因嘉禾八穗作穗書黃帝史為頡頏為造為造頡頏頡頏作科斗 先作倒穢葉因宜王史
柳作大篆李斯作小篆王次仲作八分書程邈作隸書皆崇始望時人漢杜伯杜度作草草篆邕作飛帛書見門史
飛帛因取字云 李斯篆邕張伯英梁鍾繇王羲之獻之唐太宗玄宗歐陽詢虞世南諸法良歐陽通李邕虞度
禮徐陸懷素張旭王繆顏真卿李陽冰柳公權宋真宗徽宗蔡襄蘇軾黃魯直蔡卞米芾趙子昂虞集雷菴此
特來著者也我東新羅時金生高麗時姚元一文名裕文克漁李品山僧坦然雲葉我朝安平大天滯善希顏成任黃
老曰老其元也金南憲玄成之書常言東方筆蹟地克技最善不減中朝云
朱子曰文仲子之於道未嘗忘者蓋有意為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故乎以書善名為己之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噫學
到總惻文有糸理則書若仲子亦難矣然朱子猶以好名欲速之病之則况不及仲子者乎

文章 附著述

枚乘曰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為也天地變化與人精神華交相擊乎發而去章之意不可勝窮故士君子已有撰述者為
十秋尚古詩不當為一時計當為海內萬口計不當為一時計注詩細事身亦須為月有萬卷眼毋使微毫任其不
失矣枚乘推擊博了無縫隙而後成一家之言可以窮天地之變化盡吾心之精華矣猶是根於氣者乃貧難學尋
條屈於視於見耐此其善之成也朝而不為刺駁則憤而而敵及而一人有刺駁則趣而窺政刺駁頻頻窺政後數前
陳君以後車謂何

子曰文人才才乘國氣元氣有太平風流飲食其鮮潔之風沐浴其休明之化一觴一詠存戲謔墨玉膏金壺涌出毫
端穿天心而出月滿青林三而空遇矣○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而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文林賦
練字海清流咀嚙粗精鑽研全歸○又曰國家盛望滙累洽入其化或士大夫文章擬生與天地鄰雲地之冠東其亦
光休氣卷而吐應山偶然哉

又曰所謂詩杜陵而文遷史者必流討源含華珮實其清遠切賦之奇抑揚踴動之節鼓吹乎騷冊與衛乎翰池如雲雨之
滿盈膏肓之脈發雖清為出讀其味彌厚惟單辭片什其氣彌盛則良不與今之君子揚同而射慨也
祖宗朝文章之述也如夫子所稱先後進之禮樂愈新而愈遠而愈巧而愈滿○汪洋敬肆使人望海
牧齋曰昔者有度之文莫盛於韓柳而皆先元氣之世聖德之頌准而之雅鏗鏘其音灑汗其氣曠之然與三代同氣若宋
之謝翱當祥興之流作饒歌賦以一曲一弄詠然鸚鵡啼兒語中吟信而猿啼哀其夫哉文章之其有物使然雖有云人
志士不能抗之使壯也○稍○於德會歐陽若將翻翔擢於其間○牧齋曰文章固以節氣為文章其必如劍之吐花星
之流灼

又曰曹子桓云文章以氣為主李天饒舉以為論云要而余取韓李之言恭之徒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亦
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氣之溢于言者也習之曰義深則意遠之則理辯之則氣直之則詞盛之則文
之此氣之根于志者也根于志溢于言任以之任史補以之規矩而文章之律事備矣非若不實氣不為志剪刻花葉儼爾也
魚快足以備自負耳顛倒相上者也○汪洋宏演真大手也○通書曰文所以載道也翰翰歸而常庸快歸况虛車耳
茅鹿門曰古來文章家氣軒而後各自不同比如世與家所格法均之崇打起以左曰右願前拱後統不致衝射尖斜
斯右龍法然其承龍之祖伏小力量當自有別焉謂馬遺此之妻中也韓愈此之切問也而歐化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
授迥自不同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以任則竟當也所謂祖龍是已 隴頭隴詞源
又曰太史公與班固之村固名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規矩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道遠跡宏如蒼霞如碧霞自
眉睫之所及而指心息之所不及今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畫布且如繩引如斧削亦注於復亂龐龐
之間有以極其首尾節卷之密令人讀之鮮不灌而洞髓者予嘗比治兵者太史公則韓愈之兵也批亢擣虛密留行
無列墨鼓鉦所向川沸谷夷迥若班固則越充國之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也嚴休伍能接糧謹問謀密御道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一敗一家之六并千古絕類也明陳茂烈曰只有向上三天詩文特生真耳
為文宏肆而深

文章著述

又曰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余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參廓日月之所以作沈鬼神之所以出賦草
木之所以著致相能龍之所以悲嘆九州之所以聲名人物四裔之所以推舉其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窮夫
侮倖幽人履士釋老仙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小正崇書之異其術宴形游覽行旅蒐狩間
釋讖朝咏物賦情吊古傷今或賦得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身備目所可考况增尊於其間者若者皆得其
至合之天道而近之於中出而肆為物無往不其心無不解於其物而釋氏之說佛性之愈否愈記夫
明黃省曾曰夫文者所以闡發性靈初論則形質入紀彰世天化感物而言生聲認而節管乃玄黃之榮華而神聖之自然也李
空同之撰蔚揚閣渾無體極之不統的彼圓融何高深之不臻知者氣何密不研獲其精神何勇不耗如之其誇也平
物光海渤匯如夫波流五色錯以彰章人音和而協差盤疊論者悅附委陳性靈若若夫道四德博數重得倫則表夫
將匠酌酌粹擷鋪綴入紀備美而問萬物欲後執控天化宣美由是品擬先民則整情播義醴浸於法典厚維得貫
幅尺於立明初暢閣倚索鑑於宋句騁頓激昂陶燼于廷因緣方形似合步於相如伴新揮術會能于杜甫祖較能原
法同於康樂枝葉續在切茲於拾遺詠游藝之鉅之而搗輪之場區也○通書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
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凡極矣

高

物齋曰文章之在天地猶大海也古之天人才士山名發類者皆盤回於流之中長然魚出者也 許花甚元
又曰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忠臣志士之文章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其出也往在陽九百六論之顛覆之時宇宙偏
陰之塵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戰國之亂則有屈原之楚辭有三國之亂則有諸葛武侯
六出師表有南北金元之亂則有李仙之楚辭云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氣曰昌之軍之氣傳者使小夫婦孺排優

走卒皆為之能，何咄咄感泣而為者，其時君為何人，天下國家之事為何如，嗚呼尚忍言哉！
又曰古人之作其文，或然其先能然，明名正大，雄渾偉偉，如三光之燭，出如平谷之燦，何若如後之專行，數墨於額，以
劉賊聞，儼為能事哉！○唐之燕詩，時補館閣大手，而事業則無聞，宋之韓富，切為若在，而詞華則不傳。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待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宋程陶治，先不制則生，之道有不足矣。聖
賢之言，雖欲已得乎？○鹿門曰：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每慮數千百家，其雲吻霧噴，帝嚳鸞擢之村星，見望出
為之者，有時雖似相類，終不若化之所自，有一般生意。○如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蒼蒼。
夫天雖一柱，必浮於天，今之須專業，始粗可視，古今文人，皆用一生身以為之，然性不滿人意。標能擅美，獨曠者時。
東海之風，表為大國，所從遠矣。殷夫師始闢去，教歷世，十有千祀，然而儒林大荒，不概見何者？羅氏以來，北學之漸興，惟
孤雲名世，勝國之際，益以所博，惟收隱晚出世，竟能有抗之者，由以此觀之，天之為先，亦難言哉。我盛朝天運之隆，視古為
愈，文章之士，指不勝屈，而其間蔚為大家，迨執古者，亦頗鮮觀。宣陵之世，畢獨步穆廟之世，間易高蹈者，軒
之負望，儒林目之擅聲，天光以容，館閣制，俱美于時，豁谷公又晚出而後，為亦莫能有抗之者。
夫稟稷之謨，月之烈，非若詩已磨已滅，管仲之仁，非若秋不若，或侯之忠，至綱目九疇，雖有益世之勳，澤民德會
不借形寸之管，將同腐於草木，信乎文章，徑因之業，而不朽之事也。爰自滄華，厥後收崇，高玄宇，鑪錘聲，堂
鉅包，字宙，繼格，亮芒，幽扶，鬼神，昭揭，日星，鴻切，傍德，賴之以傳，懿則嘉訓，賞之以宣，三代之隆，天下化，成仲尼既沒，斯文
遂表，諸子，雖時，象，休，分，張，宿，憤，憤，者，建，苑，於，同，原，而，一，班，者，立，概，於，天，傷，蟬，喋，鳥，鳴，舌，可，究，詳，若，能，浸，淫，六，經，四，醫
百代，味，飲，者，醇，英，拔，詩，葩，義，易，髓，別，戴，記，先，聖，聖，毫，簡，嚴，程，楚，芟，科，漆，園，籠，讀，壽，匡，浮，誇，雅，賸，高，崇，遷，史
雄，肆，俱，操，其，輪，或，害，其，美，海，韓，泉，柳，蘭，歐，漸，獲，魚，包，弁，有，法，高，聖，飛，連，于，此，與，之，驅，馳，陽，明，之，理，古，因，之，詞

文章著述

箕山之天，雲樓之高，難割難辨，并駕齊驅，注仁播義，則量買隨席，宸衷深誠，則擘翰筆，治鑄鴻填，則潘陸博現，攸
傾，練卷，則徐厲魄奪，鋪張後鹿，則相如顏，觀宏，騷曲，密則東生，膝在，深則駭龍，潛藏幽則題，題奔出，富則河海，浩汗為
則萬，益蒼，華華，則倚，綉，陸，維，踊，則潘，鑄，錯，落，育，之，則火，落，于，章，奏，之，則韶，句，于，樂。 庶幾，鑄，陶，冶，時，得，見，古，人
情，必，然，古，人，亦，不，何，遠，哉。
茅鹿門曰：自秦以來，採釀而為文章者，每慮數十百家，其間虛步而稽擢，不可勝數，然皆營之草莽之雜，頃藉陳勝，義
若王，即隗，實之，奸，漢，度之，藩，鎮，宋之，金，原，特，擅，名，烈，去，以，相，雄，其，間，已，帝，主，之，統，弁，及，外，屬，區，之，廣，弱，之，商，願，得，以，后，其
不絕者，之，帶，能，磨，數，而，正，名，辨，高，拱，而，講，為，何，教，得，其，真，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籍，其，真，且，弱，也，不，得，以，廢，也，不，得
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則，山，河，頃，藉，王，而，不，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與，也，專，門，藻，繡，軌，身，詞，盈。
又曰：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以清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道，徑，將，古，為，高，而，時，又
人，學，士，彬，然，附，離，而，起，其，間，才，智，小，大，音，響，緩，急，惟，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道，則，其，為，家，習，而，多，似，之，者，也，中，今
觀，之，聲，則，世，之，夫，駿，真，騏，驎，於，千，里，之，門，而，中，為，二，百，里，三，百，里，而，較，者，有，之，先，謂，塗，之，剽，而，棘，之，勇，則，非，也，世，操，能，者，性，謂
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廢，以，後，且，薄，不，足，為，意，抑，不，知，文，時，以，道，相，感，乘，時，非，所，論，也，其，間，之，不，不，不，傳，乎，斯，人，者，之，更，與，其，專，
一，之，致，否，如，何，耳，如，不，則，不，美，其，酒，之，尚，常，飲，士，盡，之，陳，三，代，而，不，明，老，玉，帶，雲，羅，攝，搏，之，談，皆，駢，柱，也，已，死，子，之，係，易，曰，其
其，旨，遠，其，辭，文，其，旨，即，不，能，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繁，然，若，象，律，之，者，由，而，布，也，斯，因，也，攝，以，素，人，不，易，之，後，也，而，豈
世，之，乎，哉。
古逸書曰：氣趨東南，太極是天地，一為愚謂以文章為天地，則人之有文章，亦人之病也。陸龜蒙曰：人為病，而後去，奇甚，在云，取
是也，不曰精，平，精，則患，不，大，不曰遠，乎，遠，則患，無，法，此，固，操，觚，家，所，帶，不，免，而，不，詩，者，不，必，文，之，文，者，不，必，詩，亦，以，見，而，至，之，難，耳
古之論為文者，以遠達為五拙，以由論校馬而云，甫將以待天下，古之為文者，雖未盡其美，然夫天之五拙，在人，才，分，之，何，如，鳥，在，其，隄。

與連也故有腐毫而拙者扣鉢聖者其才之拙者不可責以為工者不可抑以為拙猶研者不可使之醜者不可使研的顯感
頓不可使之為便將姑治天何可降度全之拙也李白斗百篇陳三開門竟何何可以此下李白而上陳三哉韓子論云其
怡曩之乎雖教其終曰然未矣以言壯難而後易也何可以難者為易者為拙也 漢文原詩亦書宋亦一天地之氣數
聖人言鑿如化之肖物自然成文而後之為文者則竊以為新奇故亦與徑術判為二途而聖人必守其夫 孟軻林一慨
孟子論為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孟嘗論文章亦當如其人言之精者也然言未定其心
也皆其行事之實也 漢同相如揚子雲庾柳宗元宋王安石之徒其言之有牙者無得而讀其精其行事亦實有不能
不密吾喙譬之為家禮佛儒家家存禮有其外視之似也本之則居與偽為其可以相掩乎哉此所以頌其詩讀其書尤欲論
其世者也 實主斯盟

文章之顯晦係世道消長遇其時則化於今不遇其時則傳諸後遠者恒久而近者恒美如子長子雲可謂大鳴于古而後以不
遇一譽至欲救之名以茲後世知已子之用心良苦矣 遇時固難傳後之難不難耶詞意雄傑偉麗如云玉揖讓廊
廟之間

有天地自然之理即有天地自然之文日月星辰得之而照霜露得之而凝山川河海得之而流時草木得之而敷榮鳥
魚得之而飛躍凡萬物之有聲色而盈兩儀者莫不各有自然之文其在人也大而禮樂刑政之懿小而威儀之辭若何莫
非以理之理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然因氣稟之所拘奪固之所限能得其全而不偏者鮮矣聖人猶天地也六籍所
所載其理之雅茂以如美善漢以前其先輝然重魏以隋先念氣分規規為盡文與理固塞也 庾與文故大
振作者徒起初以高偏僅能自名遂至李杜韓柳然後渾渾汪得于章章萬物有所感舉宋之歐蘇亦能存
起原較前尤○曾鞏曰如風行水東食木自然成文不假調琢
文之不足以及天下之士久矣閱博而信其入則失之相如要妙而信其入則失之子雲曰其故君子之於人必先觀其行已大節

文章著述

高

然後文可得以論人雖至巧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圓古今文章固多無色象侷矣長於文者詩或類文
專於詩者文亦類詩豈非同工異工為非難哉

世之談藝必曰文章當法古問所謂古者左國班馬之書也 有難之者曰古今無二道文章當務本問其
所謂本者仁義道德之實也以余觀之仁義不虛虛立古文莫尚六經存者果能從事詩書孔孟之說而
有得焉則其謂之古謂之本者夫豈外於此哉 國朝前輩作者其文章可謂盛矣其為孝非不孝其
百氏所宗主者不出乎詩書孔孟之說故其文有質者華不協乎正者蓋數近年以來文作遠矣求學後
生稍窺秦漢數十卷文字刻視往例如司馬朝書其言曰視古修辭 厚失法理噫其文之靡而道之喪乎
昔蘇長公論文以孔子辭達句為宗旨者謂達者達其意也 詞止於達不也宏辯奇麗之為尚是固然矣
然惟物之不齊理之殊也意有遠近辭有險易自唐虞夏商周之文尚有渾噩法度之不同况由唐宋以來六義
派分群軌並鶯均之各言其志無闕於理而輪轅之辭致遠虎豹之班章彩斯不亦文之至哉國朝敦尚
經訓文詞雅雅韓蘇之文以近為範而秦漢漢漢家宏麗之侷備未備也

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詞為飾者藝焉而已 嗚呼也矣朱子曰此猶車不載物徒美其飾也
甯昌規乎江河之舟故正氏為舟也 尋家材而戒也取木之大者其細者靡有所遺鉅以斷之斧以剗之舟尺以
度之繩墨以裁之柁檣撓楫之具舳舻梳棧之流衣袂之濡佛纒之維莫不畢備然後注之于河海之廣
渾渾津梁之要會九鼎之重焉斛之參人氏音庭對頌車輿天地百物之殷無所不載無所不運順風而行無不
如老馬之使見其利木之浮水也而不知象材之成也 則感矣夫文者載道之器也立言垂辭斷合于作者之軌度以垂
諸後取悅於將來千百億萬人之目焉可國奉而已乎為之也若不工傳之也必不遠故根據六籍以為材披剔百
家以為械彼群聖人所著遺書與夫莊氏左氏屈氏太史氏枚乘鄒陽賈誼淮南相如子雲班固陳思韓柳

歐蘇氏所作及至上下數千年才人奪夫志士之所為傳而有法行而有理肆而不倦婉而不淫疏以為何流
 之决然而為鬼神之惟禍而為珠璣錦繡之華隆豐而為宇宙品類之繁艷風雨霜雪之驟至而驟變也
 悲愉悵賦之迭遺而迭遷也一字之誇一旬之嫩皆情尋尺便墨之用而所謂衣袂也禱禮也槁枕梳栊也
 軒輅棧之施咸傳而成文往後行乎仁義之港游乎道德之波穿澤於至理純精輝如也銷於不全石鳴
 蔚然而龍虎章以之概乎性乾而無不當以之傳乎未繼而無不彰羽翼乎之前聖而業由是光輔而於
 先王而道由是明此文之成也若夫乘一木之浮駕一其昇之航港浮乎昇帝滿濤之渠而求涉乎浴日之波
 不可得矣

嗟乎凡物之貴珍以財者不以多寡海外珠玉之沉大不過盈握而天下之人奔走而求之以得一腐目為幸至於
 被服食物無不皆行况於治文之精者乎韓子稱樊宇卿者述至多古未嘗有也而月後乃湮滅不傳盡
 襄陽徒洩遠響以獨得為守只微書淡河漢疎雨瀟然一聯書其天壤俱散果在多有其哉
 地負海涵博博法備口莫於苑苑發羽飲的吐辭而鬼神皆驚搖筆而星河如曳
 五子天子有言禮失於求諸野蓋傷之也自世敵教有變於簡使禮之失宜矣然其時古未遠先進之
 風猶在於野人為可尚也厥後世蓋末三代之英傑美禮之在野已不可言况於餘力之所存者乎夫文
 者道之細也今之文又豈所謂黼黻鍾律之文也治陶此真適性情而止耳和調御奏諧詳得而止身卑
 者固不足論為者亦止如此然作者代與道流而揚彼彼徑累數千年文道不至遂亡由漢而唐而宋
 而明其世並盛衰郁乎各一代之微我不幸也世儒服道盡學士束經而不講後生存業而目放
 貴位小情通之真閭巷多佚游之徒笑以是修辭立言措言也哉此子大夫在上者之羞也嗟呼禮
 之失猶求於野又之亡何將安所等乎

文章著述

廣漢之文高深兩程之文簡正晦菴之文浩大康節之文廣遠橫渠之文莊望南軒之文明暢東萊之文緻密象山之文峻峭
 心不同而詩文由乎心而發必思同哉而今世之人責唐曰胡不漢也責宋曰胡不唐也或有言我於古則必有標風曰吾文
 漢也吾詩有也遷大營之於山水有五言而形質俱殊水有九河而源流各異其增華魏觀同也論建彭湃同也俱不出為山
 水也唯其為山而止此其後為水而止於博漢者下南乃若必行其高有同之形求之於一粟則造化有所為
 朱子沿江叔耕曰至於文詞亦技耳以言乎理則不以治已以言乎遠則不以治人是亦何而與於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
 動息及履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文章要處轉四復首尾相應山谷亦云此乃常山沈勢也
 登曾景達曰文字之變要以達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為則亦何以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耶末前輩蓋其
 天資超異備有能之未也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認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該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乎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徑傳初者一言之及此乎○朱子曰韓柳文體亦自高古不其醇正
 皇朝自誌廟陶詩以及正李何出而力闢卓犖獨修古固是遠近高傑先鶴起五岳黃省會發揚于三吳用倫出焉
 于西蜀更無鳳鳴之自穀楊五之先寧王維植長喃之擁門高視之愛澤倚歛賦我真正括搖孔霄駭駭四始者為德其
 故能出於北地信陽宗者之外哉○詩言齊曰楷偃孟學叔孫叔林之王以為真叔教也是寧可責叔教之事乎寧與德孟何異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亂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楚辭亦其真其真也文在昇昇時語言議論如此真乎固之不能
 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是也世國談文之比也楚漢問亦字真且是司佛豈易及哉
 楊慈湖曰孔子謂活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於屈原離騷而不用其巧詞故不覺人死不休而惟其之
 務奪夫言惟其富而已修用其心溺溺其意至以欲其近道實大難推口每每致空痕如大羹玄酒以好之極之升起意益得矣
 若以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山道心而產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而巳

十六

其發明事理稍有實用擬諸柳菴諸公尚不啻隔了幾塵則明人之文風漸冒而下而其精神才氣之所存固不啻一二百家

六經治經

昔司馬溫公作報孟詢可執者十二段或曰不待不疑或曰尚有懷而未盡者或曰亦可謂以辯勝人或其言通焉為答亂之實或曰古人之任也殆不如此或曰是時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李本初作常談以詆孟子蓋七十條或曰孫吳之智孫張之詐孟子之仁與其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也或曰孟子忍人也其視肉室如無有也或曰孟子之欲為佐命何其難也或曰使孟子謝之則桓公懼然在天子之位或曰信孟子而不信經是信人也而親父母也或曰孟子自以為好仁而吾知其不仁其失或曰吾以天下無孟子可也鄭叔為作藝圃折衷亦詆孟蓋十餘條或曰孟軻謂仁義實心者也或曰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膝於古道也或曰歐陽永叔至石有蘓子瞻者極好其書斯又裏美或曰何任情出入而前後有序也或曰軻之志齊留奇兒態也或曰孟子欲毋楊墨末之思也余德之見以三者之論皆作尊孟辨朱夫子讀之即於疑辨常談辨折衷辨之下分段立說逐條發明以盡余氏之所未盡者豈不有功於聖門乎

六經 附治經

臣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志若無德之歸明君之令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此上感帝疏也

李鴻曰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愛得失之故胸者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亂或或或思初不可奇亂可治思可使為察理之度為時之至惟君乃能之臣願我庶民則體乾御中進陽良陰觀道該教運神在德使天下之時常為善而無至于吾帝為吾而無至于刑人之至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諸侯之本天下之事係諸侯之風美或德告成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質不致誣也臣願學詩則為政之大而身入於中雅為政以正而無倫於泰秋則或亂而師始賞善而罰惡常為知孔子者無為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許天地之災許若君臣之愛思者無尚於春秋則或亂而師始賞善而罰惡常為知孔子者無為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一世其曲謫訓誥誓命之文下王之心使治亂之大變者每為乎書臣願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今之休令皇於帝驟王馳霸奮一皆得之我所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也學夫周禮然後百之九釐庶績成與與之乎其有或分矣我所欲以正其威儀其辭令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曲氣天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禮燭乎其有文章矣

六經治經

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入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為列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也對聖取貞池齋酣飲以味其真腹○陸象山學問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按宗朝單仲游曰周衰不任經術聖人為治之書既已廢為大無道又重燭之聖人為治之書遂至大廢漢承三代之法先孔講說六經僅得其究其本雖不全取以為用亦不專廢以為不用故猶更能以歸治而融更能以輔刑歸治者責輔刑者道是以公孫治春秋而為丞相望之通經術而在孔卿張湯補能傳古義之注大獄名步舒執春秋之法持必即專斷此皆歸治輔刑責進已然之效也賈博士之官自武帝以五經而三後益以家法進道五經之術文雖故也施孟之易也顏之春秋也博士而不相廢是非能為易春秋之人道而為施孟嚴顏之家法也故有以教子弟者而不見考博之化有以三孔者而不見知此之人有博多其負者不見補於刑道有喪更其名者而不見補其缺是皆未能恤其實也

六經聖人之心也學者以心求經則得之以文字者僅則失之

孫惠蔚曰聖皇之御世也必出賢人經參天地憲章典故述尊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象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乃此而書秘藉乃承天之正術人文貞範是以溫平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直文足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始於東序藝文先於麟閣斯宣天下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聖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

楊誠齋曰六經矣然而明有聖人而明六經矣然而病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有陽句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即有陰哇惟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即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說不能鳴嗚呼烟橫危丘豈復曾碎中島第事之遺更復如降因之復獲諸伎又豈人扶一推登家華一害端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之君子徒知悉高氏之火罪諸伎之古殊不知高氏之本不能扶諸伎本不能病六經之病者無大聖人主盟之耳向者鄉曲而有孔孟經雖少而不能少之唐漢而有義文經雖少而不能少矣若夫德抄撰九丘八索蓋帶亂書矣古詩三十篇蓋亂詩矣六經非無邪也孔子出為一刪定一筆一削而六經無不善之蓬蒿韜國席間矣非王土蓋有疑詩者血泥標杆蓋有疑書者六經固將能矣孟子出為一城經郭掃堂辯圍而六經無一點之疵類何也夫十之有聖

七

人故也○詩先以思書失之誣易失之賦禮失之煩樂失之奢春秋失之亂

孔子曰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雲其高周者書之體也夫或周召者詩之體也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任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伊川曰要有得六經浩渺不來難盡曉且得見路經後各自立得六國門戶而飛之可也

又曰六經須循深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穩則又見得別○朱子先儒說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後

邵氏曰書四經其為天地萬物之數之而易之道章矣歷代亂之逆紀而書之道存矣聖月風花之詠作而詩之道著矣正統而撥之辨

明而春秋之道美○邵子曰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三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朱子曰聖人言說如十花

六經之書皆記堯舜以來聖聖之書其理精而其義備其意深而其旨遠蓋論其精也竟忽之亂說其備也纖微之無或闕欲測其

深莫得其所以底微窮其遠不見其極固非世之曲士拘儒淺量陋識所可明也是以有秦漢下逮隋唐各門劉戶斷肢裂骨極年

以破毀乎夫體不可勝數其陷溺異端者多假借近似以歸其邪值之却其抱持前執者又膠滯迂僻全昧夫坦東之直嗚乎此豈聖

賢所以勤之甚為此書記以明乎其法而庶幾有望於天下後世之意哉○楊子曰天地為萬物之邪五經為象說之邪

待曰行遠矣有通此何謂也非所以提海濤敵使其能省悟乎夫龍耳者不聞乎雷震之聲瞽者不視乎日月之光彼瞽瞍瞽者病耳

雷震日月固自若也行乎天地而振振矍矍乎古今而見聞未嘗為龍耳與瞽者之病也夫宋之振朱而夫子與日月之鏡掉

雷震之數聲之所及者遠先之所被者普六經之旨於是而爛然復明於世莫之迂僻者既無足以勝人慮而帶人意其此似若不能而

假之在而仿之號邪隨之煽誘遂絕垣夷之準倘有在究其所以至此者若非採求探本沿流溯源以得之則是於子思所言之指真有

深合而似契者乎○程子曰六經之言在函蓋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

夫讀易未解卦又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及而數王謂周官為戰國書讀詩未盡周南曰周已謂毛鄭為漢句之說其讀易者

秋十二公乙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信守聲聲說者謂之精我且性者子貢所不及命者孔子所罕言之邪

人發口氣氣先於性命

楊龜山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有堯舜歷夏商周之秀與兼治亂成敗之迹梳敵國愛國時損益之理皆燦

然可者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先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喻曲盡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極卷而盡得之也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蘄李明常以治經為清道居業之宗居常講習只是空言虛語之兩先生伯淳曰倘解五其誠不可不仔細會道之活何處下手惟三誠自有可

居之處正井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異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悉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不見者不指之不如象人指之自見也

朱子曰六經法法不難探極 嚴師在前經籍且是也

朱子曰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于言萬語以掃除私意使心全得則測德量德之心六經不作可也理而看一豎私意不得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共由六經之道上之為教者以此下之為學者以此也誠哉言也世之欲明教而興學者捨是何以哉

紹興中吳敏曰六經垂訓蓋天所以垂于世也三代以漢化生民有一般之安也六經之切世也世由之而不知之矣

六經之文以言其功用則自身心性情推之於國家天下而明成已成物之大效以言其議論則由理而及事測乎其陰陽造化之情狀釋乎其道德之風有發之

垂世之教開物成教之陰而仁義之數可驗其言之論如 六經為虛設矣

朱子曰益注尚書曰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自受書之當而有其效其見解其實有過于者歟不存世之君

子既以是中之好往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札之賊道貴全者陸上王務家松之累聲色執利之娛日力亦不其多是以難知豈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

若一注於彼而徵幸其萬一也

方正學曰數百士之讀書問難徑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存者亦存焉問難經所以借負俗人之書也

四書 附庸學 小學

程子曰語孟既既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朱子曰平生精力盡在六經益程朱見道出於前賢日所不列者良以此也

六經治經

六

四書中庸小學

朱子作聖之功只言四書不言他書... 朱子答胡至可若夫日用切已之功則聖賢之言評美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

西先生曰人道之於小學如教家一日而無教家不能以為生一日而非小學則不能為人...

朱子曰大學規規維大賦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天下有序無非也於學者之可用...

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 陳詩曰小學書綱領也最好最切於日用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

論語

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旨遠... 其心在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

或問論語何為主程子曰要在知仁... 始於學而以示入道之門終於克己以明傳道之事...

九

伊川中學者先須讀論語... 孟子窮得諸益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徑甚省力論益如大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

長短輕重

伊川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身問自照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取玩味將來涵養成其生氣質

又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朱子曰二句便是入頭處

王庭曰推論語卷小序序曰定國嗟乎海上龍圖詔東上閣門奏曰問引職事之暇忘以所見注成論語未敢以進意陛下裁監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奏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臣父子以徑術得幸下其說於大者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念者出能之而諸侯之論廢矣於是定國處放逐之中齋吏瘡痍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者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故綴其大槩使覽之者知定國其書之為如此又知神宗向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孟子

儀宗朝史曰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之節者不過乎史之節者不過乎子之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矣夫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道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直不燼乎卷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傳其學故其文流乎七藝先乎百氏真聖人之微者也若然者何其文輝之於前其書及於後得非道拘乎正天極乎卑有好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亡插耶蓋仲尼愛又王喆呂歌以取味後之將倫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法取者其不謬孟子乎以楊墨為法智者其不謬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而利於人亦不輕矣

朱子曰入井之心仁是以保四海先無欲守窮之心而義至於不勝用以當救大屢於將顛而天理之在心者既悔而復明也曰枉濶於既倒而道統之在天不幾斷而復續也○夫子只言仁而孟子無言義夫子只言志而孟子無言氣正人心息邪說崇王道然他心善心與生俱生學者不可無體驗之切存心養性以天事天孝者不可毋克擴之切推而達之踐形之間非誠不可也明以見善而不昧其善本自根之體誠以為善而不枯其流行發明之用

孟子

孟子曰羅維天地揆叙萬物啓人心未發之機發而聖未發之蘊○楊龜山曰孟子一部書只是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這心上未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為者矣

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諱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得於孟子者乎范五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得於孟子者乎章子先立此大者而後方可○晁氏曰王介甫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雲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皆觀向場屋孔子為宗之

孟子

真西山曰七篇之善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之善則未發之中之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為稷禱曰同道孔子仕止久遷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愿亂德者則失而無忌憚也其曰子夏大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魯子北宮黝之勇者南方之彊也其曰仁之宗事親家之實後先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之為大義者何也尊賢為大親之殺尊賢之守禮所生也其曰克齊性之陽武及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性之為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孔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章我志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韓文公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聖聖論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聖賢聖不得位聖言不效施諸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為知宗孔子宗仁義貴主賤伯而已其大徑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救斯謂存乎二於千百安在其廓如也然則無孟子則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常推尊孟子以為切不在焉下者以此也○朱子曰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纖可索

九

翼孟臨川佳稿嘉材換用平圍序曰嘉材平生為志孟子者翼孟音解孔子一條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

說文之存古者深息互考遂成以書如以折枝為器折腰肢讀某酒若崇山崇水角根為詔許子為手未三苗本
作定數三果作理之類皆繁然若黑白若度彭城判刺暮孟子而命名若翼孟三若白崇天記其事類以不朽嘉村
觀刊何愧特余非集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晁氏曰宋馮休現孟子書有叛遠經者疑孟軻及門人妾有附益刪去之若書十七篇以明其意若曰刪孟噫前乎休
而非軻者苟卿刺軻者王元乎後休而疑軻者區公子軻下者獲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易 附易理

易理

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真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異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之既則
理又寓於占筮之不可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之意限
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義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意之書作所以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
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為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通相解釋而惟占法
之明隨人所求而無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為之磨剗精明依歸極萃於其中本末精粗意該具舉足以補程傳
之所不足而以上以承四聖之心而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

邵子曰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
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天台董氏曰愚仍邵子之吟欬以方圖分作四層者其第一層四偶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
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圖二十六卦橫直觀之皆乾一坤二卦以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偶兌艮咸損四卦
所謂山澤通氣咸損見義也然以用圖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以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偶為
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圍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以見水火不
相射之象也其最理一層為震損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義其象亦可見矣以以言之邵子之詩曉然其

以見先天下象自然之妙

邵子曰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爻不交皆至理也

程子曰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象備而天地萬物之精見聖人得天下未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
是以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若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四卦三石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故之在理
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本極是生而儀太極者道也而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
物以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本極莫不有兩儀固經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為結起為易所
謂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聖不因而奇偶爻雖不因而同者
凡六是以六十四卦為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為莫
不有爻之義為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
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意非易也此事而明爻則空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象而不
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爻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而未見者不可以名
也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以學者所當知也

真西山曰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水水之無源也○朱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彷彿說不可而得本深易之為書
只是文字之祖義理之宗○蔡氏攸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圖八卦而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順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
以觀遠近以所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說於人乎况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
密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滿夫故邑屋官在舟車冠履帶著履不至傷數中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
纖至悉無所不有所謂其大甚大有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以制咒其在中國規以保解而後世之言易者乃

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則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式用以教天下之意也非天下無以見易非易無以見聖人○柳川曰解讀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而諸身遠而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朱子曰俯仰遠近所二不然不過以觀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天道無言之言而垂象聖人設卦而樂教象與教也易之道寔易無常神乎萬物而不遺如乎萬事而不失

真西山曰程氏論易曰辭曰象曰占曰即論易曰象曰辭曰意至於朱氏之論則曰理數曰象曰辭曰三家之說雖不同然所謂解象者皆未有遺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象有占而其意當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之時所當觀之說者為要切乎程氏之說則孔氏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曰為者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處也潛龍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其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蓋美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

程子曰易學後未嘗不夏慙到上而也○又曰孟子可以觀易○五卦易也者非書之謂也胡雙湖曰有天地矣可無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無書乎不可也金聲玉振集大成象言諸札折諸聖朱夫子其聖人之感歎蓋自漢儒始寔亂占易至有流為術數之弊而率大亂於王弼且難以虛無之論吾易遂晦解於天下寥寥千載孰覺我之大極有圖易道有書發往古不傳之秘開萬世理學之原斯道始有存焉夫易傳寫骨中之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家闡象數之宗旨是雖古徑寔亂未離厚正而術數者勢之存為之一洗易學寔然復明未幾陋反妄作異端遂起易置圖書劉牧指斥邵子林栗曾偽若法麻不易之類易道又幾晦解朱夫子動與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啓家有作而後易始大明於世愚嘗謂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不其不可及也○伊川曰作易自天地出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念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朱子曰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異必登如燭龍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乃更好

又曰書便真簡有這政事謀議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簡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性成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交與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世然一心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來

又曰楊龜山過黃亭唐李魯家李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圓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是易以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許多般樣

易理

李道純曰三易者一易二聖易三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

朱子曰伏羲神書曰既久洽于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特瞭然於心自之向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不可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美○伊川曰易傳示門人但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以自然之理言義易已多矣○程伊川曰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中體如不識此凡字若減一真脚亦不知是小若添一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易曰無為者亦曰死為者亦曰死為者異哉後儒故異之也

又曰易中只是言反復性未上下朱子曰反復如復如始之類性未如賁元長之類止不知成德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又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介人自有介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者有君用臣者有臣用無所不通○韓宣子至周始見易象則是諸侯之國無易也周之易亦三區字象數之不若也○床頭一部易既來之矣

三

孔子贊易論陰陽變化以及性命之理自漢以上諸侯以為卜筮書故其義不著至晉王弼遂密之始以我理解易而附會於老莊晉宋以後清談皆本老易所謂各理之學也至周張程邵之學相繼闡明以復孔門性命之說始明於後

世○呂蒙陽公六日著一卦

天地之化者觀國人事之時義者觀序卦○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爻而玩其占參前倚衡也
日用云為容易也動植各走容易而知之者鮮○先而不遺者伏義也後而能奉者姬文也邵氏其義之統乎程氏其文之
流乎○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天地向者何莫非易也向即見其是便復類聚羣分而象變化萬物生矣伏義作者也易
以之若姬文作者也易以成也

邱子曰至教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又曰王者之法盡於是夫此非程朱之見所及也○考無係猶易也無國何以
為易作伏羲之神矣乎
公義圖無言賢無文矣如天垂日月星辰昭布列而人自察之故就而觀之則其方位卦畫陰陽內長有不期然而然
者朱夫子所謂書不言畫圖不畫意者真有得於先天之妙矣姬易既家矣又象矣言而又文而又如法律然如詔
命有畏乾坤而進字世之濇不可勝矣夫王之志厥矣噫由義以下迄于舜禹則義之不言不文固也由至以上有羿浞之
始亂桀紂之暴虐由文王以下不足論也則天之重累其說者不得已也孔子曰作易者其有畏乎蓋指此也○沙溪曰不
知啓蒙而讀周易如不持尺度而欲知長短也

易之為書經四聖而大義闡歷三賢而微古著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三極之道昭晰呈露搜抉无
遺吉凶悔吝之達如指諸掌頃刻者以猶豫者空而人始不迷矣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向者豈不信哉故其辭奧其
旨遠其變化無窮苟非有見於聖人之心而得夫義理之正者雖粗若探討鮮不流於他歧故窮其數者專門於占筮
盜其秘者三爻六爻卦爻象陽之倫蓋陷已而非程朱傳義之縷折毫分間之以理則潔淨精微之蘊幾乎
晦矣先儒有言曰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又曰先天圖乃心學也至於周氏之太極則斷之以中在仁義戒之以修吉悖凶而得詳
之傳曰聖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治易而不先諸心愈治而愈不化之

氣之消長時之升而運之否泰道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文之得失解之難易象之自晦聖易也命之窮達世之成敗在
之安危身之道退心易也○易之為書更四聖而卦爻象異具歷三賢而國家傳義備其他百家諸說紛然並與不可
彈數

易寓言也泥於象數則不足盡其體之廣大拘於爻象則不足以窮其用之微妙惟其不決時義知進退之幾然後可以言易
漢之易十三家唐七十家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今之所盛行只程朱傳義即易雖行人無得以會之者易之為道潔淨
精微以邵氏之天挺猶且七年而後有得至於伊川既卒其傳其殺也始傳於世門人之高第如上卷龜山亦不得與同亦生
時學易之難於是乎可聽矣論易者必理其心與理一然後方可以學易不然而徒以知半解推測於文義之間曰我為易
也不亦廷乎

孟子不言易而先儒稱孟子善周易可謂知易矣易非苟言也其象可以占其數可以推其道可以行能止能
推能行者斯能易矣後人之從易不然誦說而已○康節曰君子於易說象說數說辭說意說理說象曰象曰象曰占部
子曰象曰數曰辭曰意朱子曰理曰數曰象曰辭為三說雖不同然程子亦孔子說易之本占部未教人讀書之法也○卦掛也
懸掛物象以示人象斷也以斷一卦之吉凶爻效也效事之時而動象像也卦之移理也中言又歸象象之辭

朱子答楊伯起曰看程先生傳亦甚某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年查障乃能信得及身 通書
曰聖人之精血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係
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劉斧山澤於易學家有東西二系東以復為名西以蒙為名象象之記曰三代不易學廢矣云固之至為談說所蒙
西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屬偏滯而不及如汲冢沙及以自澤如谷騰霧
及以自順初不知其然也者亦存也

易理

千

易百有餘家所取者古先天圖揚雄太玄圖子明何極親伯陽參同契邵克夫皇極經世而已四家之學皆兆於先天圖
朱子曰易經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為教而不
專於卜筮也是宜其故相反哉後之醇醜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
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論於空寂而不通乎中正仁義之歸究其因暗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因
於道者則惟伊川之書而已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感得本位○有天下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
朱子答袁機仲曰方見方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面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
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遂順縱橫都成我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看得如何而各
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不相持也

又曰聖人觀象而設教擇善而命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可以改過遷善猶恐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道其切可謂盛矣然其為卦
也自有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也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傾逆亦無往而不相為是豈聖人心思智
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化而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以啓於其心假手焉身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
此其專於天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涉於象數者亦皆倖會傳會而或以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
為也若是者予竊度焉

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莊地易周易人易也
答方賓王曰夫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無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
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以欺也○伊川陰丹之力即子百家之切在若賢者如此收若若輩乎
易之書朱子一生用者而如用九用六之義猶不能無待於歐陽修之說而覺後因謂程傳其義雖甚本不偏而於易於有

易理

所不知者多遂作啓蒙○呂氏曰古者教人之道法詩書禮樂而已至於易則未嘗躡等與人是以孔孟之間答初未嘗及易
自魏晉祖尚浮虛談老易者遍天下

楊誠齋曰易有三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
行人易也有聖人為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與而感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楊誠齋易傳陳氏曰其序以為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惟中為能正天下之不中惟中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區區而萬萬通
大言古未有字八卦之與卽字也

馬氏曰連山歸莊長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歸莊漢志無之連山隋志有之至唐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偽作北史
明言之度故莊之為書亦以此類也鄭夾徐好奇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怨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
氏春秋小戴氏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禮記之書皆晚出者也其其義理其文辭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
故今叙二易不敢遽指為長商之書姑隨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莊氏曰六經之道易為之宗他經之而易傳不殊
其書之存也

馬氏曰伊川之易精於義理畧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者以為易之象數卜筮豈生於我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
此象有此數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回從違者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奉清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
也一朝謀及卜筮則觀象玩占此亦義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口則雖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陰陽是為
至教性之變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有夫子而後美何也君子學而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三言也

而乾九二宜有學問寬仁之義今日則日月性則日月相推而明生為實性則男女性則男女相推而實生此卦此之
相推而實成為成九四而言也成之九四宜有歲時代變言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之
義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目君子得與而共為一匪風下衆之論亦是一義也晦菴所謂不看

本夫自成一書者是已

張閣中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而有數易因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德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任者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見于解者也則可由解而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一字也

陳氏曰新安王晦叔舟南軒也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三甫然難物揆德具於中矣互體不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身治易我亦不論象數三家之義但明象數始於掃除非特互體也

圖書經緯 附奇偶數

程子見賈免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乎看此免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所神物之至若者耳祇以樹木亦可見數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為治洪水賜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閔朗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子曰圖書是也曆紀之數其聲於此乎方者土也西州井地之法其數此乎蓋圖書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氣又因之而造易焉其叙之而作乾也

圖書

經緯奇偶數

其所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配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十成之此其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二十五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自夫子之意而語及之說也至於洛書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道之則劉歆所謂表裡經緯者可見矣

鄭子之言易曰在終日言而未始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况其理則不待學卷面而各書於終又曰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大極也奇偶者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三五四合九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以正以為乾坤雅比四偶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六為水三七為火四為木九為金五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也

是則洛書圖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乾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之不為圖也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一而已伊川伏羲之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乾則大易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者於圖爾且以河圖以虛十則洛書四中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天序五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天序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序之數也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為明乎此則橫邪曲直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廿

蓋氏曰天地之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虛也天地以其氣生百反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已治

人而氣春乎其上大抵供乾之孔晴一二三四者經常之時依天以爲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時即人以驗訪天者也而
五皇極一時則守常制憲之主與天爲度爲之民則也故載本何圖而畫八卦一陰陽也神者本陰書而叙九晴
一五行也照易不言五行乾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五極也圖與書一而二而一者也供乾法之大不出九晴外
則彜倫道之常節即在九晴中矣舍是何以叙彜倫哉

朱子答表機仲曰陽儀之世天地之間是以陰陽之氣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陰圖并然後五十有五數奇
偶生或燦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指智又非偶然氣像之所可以擬也仰觀俯察遠求地取至此而後而反四象
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

又曰四象第一與本只是向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本而爲四而初畫之三奇一偶亦隨而爲四股
正是自然契合不做安排之妙孔子而予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謂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
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

夫圖與書同乎不同乎圖出於河而書出於洛義畫於前而象乾於後固河而書治義前而象後則圖與書似同
也而之體圖而書之體方圖之數十而書之數九或圓或方或十而或九則其謂不同也宜矣謂不同則圖自前而一依象載
之圖也書自書而一依象之書也何以曰前聖後聖同一揆也蓋出圖而河而所以出之者天也書出於洛所以出之者亦天也
天是一天也理是一理也出圖之天即出書之天也圖之理即書之理也天以一理寓之圖而任象則天之心而畫之天以一
理寓之書而大禹以伏羲之法而傳之聖因此聖理同此理而八卦成九晴象使夫萬世莫不有類而同歸於治也則圖
與書初非二物也豈可以前後之有異體數之相殊而謂之不同乎劉向所謂相與經緯相爲表裏者以此也

代絕以來載籍極傳然考者信於六藝周禮即六藝之一也天中子曰周禮其啟於天會乎

周禮

朱子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之善仲淹一言固足信矣泥秦大後六經同異真履真至朱子而咸歸其正者哉
賈馬二家之解中墨父子之疏通證明於是乎不認各官之若缺若補自是諸侯束舊刺猴以奪世也於是周禮何病
要之周禮聖人制作日月不刊之書也吾東僻在海左屬紳縉振號專門講周禮者皆實不幸一經龍蛇兵燹經籍
散逸殆盡經生研子不識周禮而自作何竹垣者聖上石文籍籍後古於是刊出禮周使姬家八百年綿歷之本不至於
泯滅而已則豈不賦矣哉○作傳係序云周官載其彙周禮錄其詳各官未及成而公之考益漢後之四耳

周禮周公所作也以節自官則未克煩碎之疑以綱領觀則宜爲治道要綱之記詳畧相自不啻日月麗天而四海
仰其光輝之廣不悉備不啻江河行地而萬物資其理也鄭康成以爲治太平之述文仲子以爲王道畫畫在於是夫
紹興中吳敏曰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書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世法然則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
皆周禮之所在也○司空圖之厚與購千金不得以考士記是之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欽里人程子春頌識其
說鄭家員達受業

王介甫周禮義序曰惟道之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先後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遠近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
乎人其人是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可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
其因習而崇之廢續以而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也
○出於武時行於衰帝時○周禮起於劉歆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潰亂不驗
之書故作十篇七難以排弁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有鄭玄編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
答其碩之論難後有五甫于實註

張元德問周禮春秋疑難朱子曰此等皆無佐證若穿鑿說是侮聖言不如此研究義理則皆可通
黃度周禮說水心茅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隨行之大壞矣揆諸又以據之夫王密石又據之矣千四百年更三大派

家禮

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孟軻諸儒相與講學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非列於達志酌飲為惟其量而
破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朝驟至如奇方大樂非黃帝神農所各無制使服食
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卷之不暇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也他書其故
書也周之藉因莫切於此書他經也若經者也公何復舉有司廢教法齊備家利均等周文武之實政在是也秦何
除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禮乎孔子孟之以禮貫事者必相發明也則乎文武之以已可民
者必相經緯也守夫不若非私智也設邦家者非自尊也養民至學取之至薄為下其遠為上其勝於勝三境之腥穢而
通性明道德起後世之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因時永嘉陳君舉亦若周禮說益
嘗敬之紹興朱子為科孔家宗尚君孔素善文叔議論相出入所以異者君孔以後準前由本朝至虞夏而通之文叔以前
後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公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亦二鄭是非一言一字細入毫芒不可推蓋矣
朱子曰位至尊相而又得文武之君然後可行周禮不然貽禍當時斯不足觀也已

家禮 附禮書

家禮儀也傳其數而晦其義與祝史奚擇哉蓋素王於威蕤麻絰杖所以為歸戚也而禮不言戚祭主於敬道退屈伸
所以為歸敬也而禮不言敬豈不以情動於內而禮應於外可以儀束內不可以言傳也歟若素王感祭祭無敬色惟習儀
以函言而自謂善於禮則不亦虛乎朱文公家禮而載莫非藝備日用之常而大抵皆教也余庶夫小子家士每當於時
登佈拜俯既長而己謾不知為何義

朱子答李季章曰此禮通訛處支都己說了只是其書儀作一尾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肯看便為恆人舞
文未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无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小助
跋張敬夫三家禮之說曰嗚乎禮廢矣夫士大夫知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辭於朝廷也

禮書

於郡縣退以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賦之不修也
序家禮曰凡禮有本有末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各分其守受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禮章度數者其末也
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末也若所以犯綱入道之終始惟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
明習之素則其歸事之除亦無益宜而應之即是不可以言而講且習為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
宮庭光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復於世之君子惟或酌以古今之度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以折衷
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其末者尤患其終不能自
以及於禮也蓋嘗問焉

文曰河間獻王五十二篇禮至唐猶在諸儒註疏至有引為說者後宋元人說者則其書遂亡可惜叔孫漢後及曹
應所修固已非古今亦不存唐陶元顯唐二孔顯唐已亡開元禮唐禮為之本朝能開寶禮多本開元而加詳
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奸邪以私智損益疎畧舛悞更沒理

信齋楊以序曰昔宋文公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表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服遺訓取向未乘禮者
本精專修改善成凡十有五卷復以讀曰大哉書乎秦漢以來未有也近世以來使生習誦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
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重存者為之今章句附傳記使余理明白而易致後之云禮志
有所據依不至於弄經而任專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闕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未履此
大度者咸幽冥而冥知其原取其歸時必龍鄙而不經特世可為慨已先生嘗為復言祭祀用力世久觀模已定每
取其善歸闕而推明之問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果嗚呼禮莫重於祭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
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先王周公之傳辨正諸侯異國之論摭掇乎後世露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扶世
教之切至也而表服圖式祭禮遺管尚有未及證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

春秋

收齊曰其家世受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保其原委知其為經道進講成
從國倫之書初與張洽傳并行而已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揚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張金元美驅
除掃蕩之局而非以為經我當如是也

又曰左立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若子夏門人公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厥行左氏後出三
子刑釋于杜至孔子而始備迨于有夏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而弗經于是八主出及三傳皆危危而春秋
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黃澤楚世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東山趙時東山嘗解詁書殆高出宋元諸使之
上而所其可為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擇為而未詳也明朝富慎思過有春秋明志錄據據諺傳而于趙山李氏枉撫
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為經左氏為經採集眾說而後論于黃趙之說解疏
通畫一訂為一書而畫掃施焉盧因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幾春秋一書不至為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流邁曰
學荒落憤心遺忘不復記者迨有年矣

又曰書之六指在乎擇傳經以通經據經以訂傳其于之定傳義發凡起例條析理解如春越之診病同見其臆臆
臆結攻伐療治瞻如指掌于維有二聖子不能逃于膏之上膏之下也○李氏曰周有風雷有頌而春秋為之作
又曰周室東遷之後垂二百年七國交侵三綱淪潛生斯世也張○李氏曰周有風雷有頌而春秋為之作
之左目曰右目月視為書慎為在故曰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魏國公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
達安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常王法學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道人德
於橫流存天理斂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而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
怨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法也○程子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

春秋

則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三代之治
張南軒曰胡文定公云排抑庸以下垂春秋時詩而謂詩之照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佈為國風天下元處有雅而王
者之詩亡春秋作於德公通雅雅亡之後夫秦雅所以為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於是王者之庭熄而詩亡天下賢
曰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慎而作春秋

自古家言淆亂折衝孔子而春秋孔氏之書也到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十二公之間筆則筆削則削而無能為其繁與
簡也以匡天托角而之權知我罪有所不解而每能名其諱與任也起于哀公獲麟之年詩其載筆絕而昔月而元
能名其諱與任也斷自聖志游身不能贊一辭而况能名其諱與任也其實備乎律令於例如乎日月其應也於華
表之學其殿辱於市朝之禮如是而謂其與天與君而並重也固宜迂因以下千載之舊得其一枝五耳之跡當其寸
毫者耳春秋廢嚴嚴於一字化之筆筆為可憫而律人

程子曰五經載道之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一節一事是非所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邵康節曰聖人之經渾然之迹如天道春秋錄其事而答恩形於其中○又曰春秋為弱君臣強而作故謂之在分
之書

朱子答何國材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搜形但以今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四然處不能
無失耳

春秋

收齊曰其家世受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保其原委知其為經道進講成
從國倫之書初與張洽傳并行而已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揚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張金元美驅
除掃蕩之局而非以為經我當如是也

春秋

又曰左立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若子夏門人公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厥行左氏後出三
子刑釋于杜至孔子而始備迨于有夏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而弗經于是八主出及三傳皆危危而春秋
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黃澤楚世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東山趙時東山嘗解詁書殆高出宋元諸使之
上而所其可為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擇為而未詳也明朝富慎思過有春秋明志錄據據諺傳而于趙山李氏枉撫
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為經左氏為經採集眾說而後論于黃趙之說解疏
通畫一訂為一書而畫掃施焉盧因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幾春秋一書不至為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流邁曰
學荒落憤心遺忘不復記者迨有年矣

春秋

春秋一經乃聖王經世之大法邵子取象分配四時程子所謂處事之權衡按道之模範為君父為臣子皆不可闕而不傳者也然此經與國故名相李俊慶以經術致相業而尤崇尚春秋獎勸士大夫至於刀筆吏皆令各守其職然之知見哉

春秋一書乃聖人之用而五經之斷筆也尊王黜伯正名定公別是明辨善惡以二百年既往之事而為千萬世方來之讓訓其旨微矣哉義大矣然聖人之於此亦有所不得也向使周室不東文武之化未喪而宣尼之道得行於時則春秋一節之書即當年施捨之具而寧止於教詔未世而已哉

春秋所記莫嚴於亂臣賊子莫渥於華夏之下尤大於後晉之伐胡氏之傳未嘗不倦於斯而後世戒惜夫言不見用而南渡偷安日就凌夷冠履倒置藝倫數絕平之夷狄八主中夏未五報此我不明有以啓也

朱子答柯翰曰此書雖云本據天理然其與人事貫通若不參考事跡參以諸說亦未易明也

朱子答劉公度曰胡文定春秋勇熟者否未論我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意中間架規模不草也

邵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鄭牛之曰傷以下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賦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外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形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周牛傷則知魯魯之僭郊因初獻六月則知魯僭八伯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皆非聖人有志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言也

朱子曰春秋固為至尊法夏外夷秋聖人作任豈是聖天下游侯而首守各奉自奉槍和戎之反

廿四

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其晦矣

虞邱庵曰董仲舒云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濟而不知後有弒而不知此有天下旺家者所不可不察也
按等西山曰聖人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係之以萬世之法二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
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與之則為治瘠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旺舍之則為衰
狄微聖人之生春秋之節天下後世之人其杖藜左社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
至以用之則帝王之切豈難致哉

春秋是事中之經而理在故事上史記之文以言其用則備載旺衰理亂與亡教政之可存得失
人才之智愚邪正俾宇宙古今事無長人耳目而不至於泯沒以言其論則因事以及理凡於
人物事為已然之迹其夫由行之事莫不極其利害損益之所在善惡是非之所分而可以為
監戒法則了之然若指掌

張浚序胡銓春秋傳曰春秋所言莫非人事章已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聖聖不差
夫子叙四時稱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具逆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為千萬世訓至
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呼使主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諸臣
知有大夫則致之理得之自然秋難孰為而作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
必公用舍必由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強大敢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
誅滅耶周道既衰王之不能正身行禮奉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為是作以我虞廷代天
賞罰刑庶幾善者勸惡者懼凡臣弒子易慮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聖人
先天心法之妙哉有書於此書矣

朱子曰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廢延穿鑿專無義理胡文定所解乃是義理穿鑿故
可規

春秋

春秋之書首言大一統以明仁義之道尊君卑臣行王道止人紀廢善糾邪俾亂臣弒子於其邪
而不得肆春秋之教也為人臣不忠不即明黨此周悖道蔑法以逆其私春秋之禁也我君亡旺能出
於此於是有天討天誅御世止治莫善於春秋之義然後如君仁親之理得天道人事各
有順正寒暑序風雨時妖孽不作易之化禮之則樂之和詩之風書之正春秋之義皆聖人之
用而春秋者禮之大宰也○柳州曰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替也若替馬劍必同故於孔疏優劣之說矣
朱子曰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法註云漢末有奸佞朋友奴奴猶活朋友舊光婿說光之事
及疥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其音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說亦不妨只恐一朝有於地中得夫子
家奴出來說夫子書時之意不此有

又曰昔楚相作燕相書而曰舉飾燕相得之舉賢退不肖而燕旺大治故曰不是郭書乃成燕書今
之說春秋者止此類也

柳州卷元饒州論春秋書曰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旨辨執傳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
旺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飾取其法耳於夫人善代會者侯于謙見聖人立孝經
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秦陳夏定書了寧楚子人陳伯公孫寧仅行父子陳見聖人廢與尊惟虛
之所在所謂設諭不掩也反復甚喜若吾生前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

北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晉州之棄楚之橋杭魯之春秋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立而取之

饒進峯曰其文則元是魯史之春秋其文則其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
竊取自咎自謙之辭

馬氏曰易有象象本其卦文為二而王禰合之詩書有序本其經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
三傳亦本其經文為二而左三傳者合之先仗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亡者復析之命曰古經然其象
之其卦又序之其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足以意增損於其間也荀復析之即古人之曰春秋
春秋書三傳各以其說其經之類是也元末音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子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傳
是也事字俱異者君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末音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子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傳
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臆指以為天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之庶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
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摻入正經不覺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
傳傳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其傳之年相附列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身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
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以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傳入杜註亦
以為春秋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史記以續天子之經而終於此採列既續之於獲麟之
後寧傳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不可盡信也
晁氏曰宋胡安世被旨撰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
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次序卷目正世推隆三代新說按為旺是存於春秋貞事不以取士
庠序不以設官經道不以進講折吐論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春秋
亂華莫之過也○林氏曰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蓋以左右分掌之
巽岩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求傳列旺之史旺別為語注繼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求未

春秋

集之語草藎俱存時人共傳習之号曰旺語殆非止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也其
者駁雜不類如出它事蓋由當時列旺之史料有厚薄厚淺深故不能醇一身不致立明特為此重複之
書何也先仗或謂春秋傳先成旺語後作漢矣惟司馬溫公父子之說
春秋史外傳心之要也○可待向手書王正月者心之存也伊尹所謂一哉王心箕子所謂無偏
無黨是也及叔父宋人盟心之妄也克段于鄆心之賊也絞仲子之媚心之邪也祭伯來心之惑也
益師卒而不日心之慢也

呂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字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朝受命于神序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
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學道堯舜之道而以王社正月其書曰法其曲謹不類何也天下皆
知有帝故堯之正月不冠以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天綱已至大法已明復加一辭則為贅
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得而已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息
十二年之間予身廢絕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終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
發見

七

知聖人有制作之本當知聖人有制作之具何謂本德是也何謂其位是也吾天子之作春秋有坊
德而無其位無其位而有其權則知之者在是而罪之者亦在是矣昔王者之巡燭而詩亡孔子因
魯史而春秋作其書之意或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聖人非專於賞罰也或謂廢若春生
賦若秋殺聖人非專於廢也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聖人豈為此乎惟杜預以為紀事者以日月
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二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紀之名此說為得其實耳其廢若之說

史記郡志

史記附郡志

錢牧齋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既得理解權衡尺度鑿乎指空於胷中然後出而從事於史三寸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弁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抄忽聲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為通天地人之大伎是以古人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救粟亦救世之藥石也○田因登室尺二付灰刻頭白汗青香如昔夢又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轂之句股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繩索道理之窟宅智諳之伏藏人寸之數津文章之苑囿以神州函夏為棊局史為其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村如海師之探室其可以矚時而量西地而取乎東萊之評節瑣而不要昆侖之左編博而下詳自是以下元譏焉代各一史二各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物如上粟車以括戰差於是乎耳目登皇心胸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弱者使通愚者使慧實者使博需者使決嶠者使沉然厥乃知夫剽剽全史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取全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人學範也

又曰嗚呼史家之難其真難於真偽之辨乎史家之取徵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最真偽鑿亡如金石然厥可以執事迹定廢興而今則何如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之對之籍化為煨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為記注憑几之言可以增損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譎人而吐史偽自史館之宗錄太帝之謠詠琬琰猷徵之記載委諸草莽世臣子分各以私家為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家史偽自負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赤海之遺民一皆沉淪胤伏委巷道路各以臆臆為信史于是國故劫于朱紫俗語流為丹青循聽姑以尋聲備木母以寄目壹枯仇析難出于帝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蠶邀取鳴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昂而野史偽韓退之論史官善惡隨人憎愛附黨巧造語言發金空構立何所承取愛取信而

史記郡志

可草二任傳萬世乎謂余不信則又而人禍天刑恨之曰若元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痛哉斯言定為今日載華之良規代斷之烟鑿也○草亡木卒祖功宗德祇滅于余一人之手
又曰難言史天下亦死史矣夫謂難言史而死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吐厲家賦璇玑斯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三世非遺不于此時考尤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迹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惟我昭代文不在茲豈獨蜀史之益官抑藉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也謂易言史而無者何也史記述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遠述典章近刊燕職今以世夫庶士洗手奮典稽漫誌凡例踏駭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無微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紀傳之有班馬也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朝璋祚旌牌危殆左而程馬東視以後彙諸席薦足以步自言以足志雖師契而惡惡代斷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史也○程子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又曰少負胸敏博學強記悉應奉之五行謝安世之三途然後其才其學可以史世食舊德胎胎前光漢世稱合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益兩然厥其家世可以史少進高邑之門壯入承明之署曆昌已來九度復負南北部之垣埤大小東之章單謀絲綸之簿籍遠陳之圖志莫不藏諸腹笥得之口論然厥其閱歷耳以史滄桑買遷陸沉即暑填胸萬曆崩裂吻齒鼻尖踏躑四顧以臺閣筆退而采輯斯編肝陳殞碎踵附臨川之後奎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于國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之未敢以晉試而漫為也○朱子曰史有許多崎嶇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其治同道凶不與共亂同道向不凶知得此分
又曰記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後事往後義往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之才略世之識高視千載編立史記本記年表祖春秋之凡創六書世家列傳變國風之祖條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矣漢一代之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補於史句聖作明述二氏其庶幾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記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執尋以春秋

秋左氏則說祀也其名休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為丹書獨反居於河汾之元徑則自映之論也今自太史之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續比諸冊府羽陵蕙室既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也
惟國可滅而史不可滅者故之至論而今也國未亡而史先亡
又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世所傳百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家句不能彷彿其刊似今逸欲伸紙奮筆仰然抗行日以踐蹂曠書諸人諸不足供其躡蹟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遺矣詳縹則宋剪裁剛南北典趣則五代繩尺隳宋提猶可以進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秦夫之遂曰不至而立橋焉斯已矣
又曰實錄則齊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古決父老之口易代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鑿鑿排續已足同契天子虛制讀訊筮異于巫陽所行筮于王母公羊措疢哀之疑陸賈恨丹青之惑固將軼夢以為實又且恐故而造新實再筆金鋪張事蹟而世之益目者必不敢薄視之矣○朱子曰讀史當視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又曰堯乾堯老口喋華禿而為之所譖存天只迷民彘備國故拋遺患當滄海貿易未泰顧瞻知後欲以殘編故跡懸遺三百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所君子擅陽秋終衰鉞爭名於丹素哉
又曰史乘闕遺奸偽錯出謠言士人自為史錢奴繼現家自為史手金便殿之清問可以增損左右史之記注可以窺易伏蒲之諫諍裂革六麻之痛哭可以取次表裏欺侮凶設設調鬼神嚮令橋頭柱下戰思其居陳編故蹟不令漫滅惟有黎立之鬼恒思之敢亦將柱口閣筆安敢曰按差是也
又曰六經史之字統也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也六經降而為二史班馬其史中之經乎宋人班馬異同之書尋摭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讀班馬之書辨論其同異當知其大段落大開鑊未詭何

虞結局何處乎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脈靡然宋人何足以語史法哉

又曰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五代史記之文真欲祗班而補馬唐六臣伶人宦官諸傳淋漓感歎綽有太史公之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謬說也居今之世欲從事于百餘年之事非有命世之豪傑如歐陽子者其孰能為之嗟乎西清東觀已廢前生官燭燭靡徒成昔夢庶幾以餘生蒼蘧優遊載筆詮次聞以待後之歐陽子出而或有采取焉用以告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猶可以解秦蝗食盡之譏而慰頭白汗青之恨也

又曰豎伎小生以目借目以耳食耳目甫蘭為同心混薰蕕于一籠使夫鯁避氣焰回互品諱黎丘之鬼怪笑扶同胆思之輩形影假借則致孔墨齊駁非合傳謫繆流傳將使百世而下冊青見稽淫滑勇別良可嘆也千秋青史燭亂自裁何以進乎昌黎人秋天刑重負乎○造史書之家種上馬結江繁得學考者益艱力哉

高祐曰典謨其言所以先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不具自周以陸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實不同立書之旨月隨時有異至於左氏屬詞比辭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也馬廷固論叙古今曲有條章雖周以降曲有達未息皆前史之可言也李虎曰龍圖出而皇道明畢書出而帝道見是斯實宜中之書契也自瑞官立而卑高陳氏既建而賤遺序以乃人間之經武也是以唐虞家欽名之冊虞書銘春微之篇傳者夏書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吐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監二代文王開之以西經合朝甲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規規頌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秋所風而知治其基所頌謝聖德至若尼父之別魚日籍孔丘明之辨孔志可謂純而成章終而不朽矣

史記郡志

汪深曰自古無國無史亡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各國各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魚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檮杌論之辭則有則改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次之謂之官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方正子曰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况庸史之所述乎

又曰韓宣子適魯見易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禮之德其固之所以王之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書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厄塞戶口多少強弱慶民所病苦何以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書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慶民所病苦何以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書朱子曰凡讀書先讀法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奸醜不可逃矣

左氏上下二百四十餘年行事總括彙括詞意極精而曰魯子猶評曰漢誇迂國二史大抵博取約歸不任枝蔓故後史之替迂也曰其文直其事核而替迂者曰曠而不稱詳而有休裁既可謂已後之作恨以凡庸之筆妄當刪削之權叙注繁其義無斷落范曄漢書亦知史不遺繁然而刻精錄末着力句字之間言極休晦不知古人文約意完彼非無意者也有意為者而蓄積失意斷其步邯鄲者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又不及曄遠甚漫浪難視普書本出辟于体例混雜難紛歐陽人雅名世漢書新靡如故五代史自出機軸似矣而骨力不足有俾約之態焉至于宋元二史茅披文移一葉秋騰詞義兩茂矣此古今史氏得失之材也○太史公曰書記先王之事長于政夫史記以五十餘萬言叙二千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餘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之事何繁也遠自洪荒以下簡帙散佚雜五十餘萬言而已秦固叙漢世以末文獻足徵

即百餘言而不足非才不若其時異耳

牧齋曰今夫有人曰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諱曰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
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為日不通史而執經之過也○朱子曰史是史
外物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

明謝錚疏曰竊念通鑑綱目成於宋文司馬先朱熹之手上既春秋下薄迂固實徑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
也曩在宋神理二宋雖每留意是書九十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下識者未嘗不有聲如陛下今日豈非也

茅鹿門曰太史公司馬遷之抽名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未有闡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
昔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所不能易也俯登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而服
古之禹貢駘方氏之所不越也中規於人而百官為物其夫去凶進退之宜右之國官爾雅虎符氏以未

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因假之以龍者幻之怪騷裏
起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高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適以未治
記與亡曰筆損蓋之大王侯將相芳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諫言治色亂臣賦子之

詳班彪父子雖或不能免譏妄之其所獨得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為象風雷之觸而成者天動神
洞窅擢髓此其夙駭之極者

郡邑之有志循國之史也國史氏有常職然尚志紀載之名所矧守宰職專理民能以餘力及於文獻
不亦難乎我東三百州郡名都雄鎮錯落相望而共有志者不能以十數此雖細事亦足為文明一閭
事也○晉之勝楚之檣抗魯之春秋皆東土之事

夫作史難讀史尤難任史者必求國史野乘家傳一送紀實及諒俗謔聞掌故口實凌雜米鹽

史記郡志

近者數十年遠乃二百年務欲纖悉不遺則正統是非舛偽相蒙得其實者固已十存五六矣時移世異錦
歷朝代至於千百年之久然厥始得一良史如凍水石者出惠其簡編繁夥不得不刪煩撮要裁約以
成書則其所去執稽之乎太史氏班氏范氏以下諸子之記又不得百之一焉尚安能涇渭巨細一合乎當
時之斷案而無所遺恨耶此任史之為難也讀史者其生又晚耳目各所相接既無所相承百家
傳記彼此刺繆猶記者之各證博者之去馬將所安考信哉實情者滅裂而不存多愛者兼收而不
舉才弱者質積而遺珠識庸者望洋而迷津道路奔命以至自約此讀史者之為尤難也○朱子曰若
未讀諸書庸此便去者史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與自書契以來有國則必有史不可一日也我聖朝堯傳舜承三百餘年祀樂文物煥焉可述國初首
建春秋雜于景福宮而以掌時政注而累朝信史俱藏于此又重印三本分置於全星忠三州審曝以時
守直有制是實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之意意其為國史長遠計豈不固且慎乎不幸壬辰之變三面
都籍百年文獻益入腥膻蹂躪之愧顧此實錄編帙極夥既不暇搬移打卷幸之際忠星二局及內
籙所藏皆付於賊焚嗚呼痛矣猶幸興王舊府被兵最後國乘一本得免其災舊駕還都之後
首設補印群工彈力新印正存三件草本一件分藏於本籍及帝過之香山江陵之五臺山安東太白山
舊本則藏於江華蓋至此而無復遺憾矣于以見祖切字德聖典神謨規模制佐之風祀樂刑政
山川風俗人物出處之詳每不燦然備具放金箱玉牒之中以為億萬年求文之傳是知曩時之獲
全實我東方再造之根基而厥後之補印亦我仁廟先復之誠烈一替一興庸非天意而誰也

史者一代之典章萬世之龜鑑是天叙天秩之所寓民心士論之攸係國而合史非國也史而不合非史也昔
宋高宗之南渡也行都未定和戰未決搶攘甚矣而隆佑太后首請改修國史以辨宣仁之誣高宗因命

論中國舊史修謂之朱學史當時大儀張拭以為此板訛反正之本大則此非國家第一件事明矣○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書曰近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說論

宿稽中原史雜天下文書單自亦州箴野諺不無故全史所載繁然感備者以此我國之制雖不及此列聖宗錄中並傳當代著述如治平而要覽在世廟宗錄中亦一例也○朱子曰馬廷高謝亦高但粗平○又曰太史公書錄雖班固書案塞

曾鞏曰將以是非得失依理亂之故而為法式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打久此史之所以佳也然而以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該辭之不善故雖其殊秀躋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辭而不芥而構梳覓瑣好回光隱之形可幸而掩也每誠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因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行難顯之情然欲其任可得而補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史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体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其大精應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智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行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時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徒也

朱子答呂子約曰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蓋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記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史記郡志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右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朱子曰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迂何故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

又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雖會外使去者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在陔撿川既田頃是坡撿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木稼若是坡撿中一勾之多決之以既田則非徒無益放田而一勾之水亦復無有矣

又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于義理之無窮而學字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監一兩卷着正值難上處豈不覺骨寒毛豎心胆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人書也

張南軒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替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繁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左情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宋景師成當聖駕將幸時急移卓上諸史怕人主見治亂之端也朱子每語此而歎之

張范陽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親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宵次曉然可以口謀而指画則然會圖然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畜之於心而以此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史記以五千餘萬言叙二千四百年之事漢書以百餘萬言叙二千五十五年之事

北五

朱子與列子澄曰自恭岳恙時爰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說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劣更不可听

蒼頡幾道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據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廢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在喜稱史之善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而論孟之為而讀其書然心耳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諷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收其外之文而已其日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難古聖賢亦不過當於利居之等而已唯蘓黃門任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人之女寒不為不善如蘭麝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外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又未能盡善然尺此數句已非近世諸伎所能及矣惜其派初為學工夫本在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歸當尺其資質恬靜元定外余故於此大頭段處規則得箇點響到此他位正好着力便直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執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進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已

張先啓曰經載道史載事君子言也設世每經史載道若事萬古下人何視焉故六經歷朝史不可無任為余故也夫書與春秋皆當時故史吾夫子筆削任經史學宗本蓋肇此始至漢司馬遷則春秋左氏一家言造史記彼三國志西晉書南北史隋唐書五代史諸伎各出自見而成載各代事乃者奈何今養萬帙學者莫更霜雪有莫編究其極至宋司馬凍水石又執歷代史去繁就簡放訂成書進獻賜名資治通鑑亦甚感心也然中未免失略焉然後子朱子始述筆削之音作綱目一書缺者增訛者正天道明人道正史學至此始得元感於心厥後宋鑿李燾長編是作陳經綱目是造又感不外朱子門墻耳

柳州其韓愈致段大尉書太史氏言制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韓建言留侯徵西客見今孤因賤辱能不及且且達此然畫工傳客兒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韓孔子亦猶是也當自以為信且著

史記郡志

柳州柳宗直西漢文類書曰左史混矣言史職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亂莫能辨其說猶左氏吐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平古史尚書之制然無聖人蔚然之道

晉和嶠曰班固序事不激說不抑抗曠而不穢詳而有休使讀之者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馬氏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說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太史公傳制軻徵一葉醫紀留侯徵一畫工

朱子曰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跡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齊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廬斐去度言其証因不直收啓齊主之臣既信然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斐去度坐謗史然時人終不服謂之補史

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魯人謂內人御書晉人所謂章有二子董之晉於是

經詩

詩經

朱子曰二南進而為二雅退而為五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了亦是夫子刪詩時降之如此

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便使人長格價漢元帝時諸侯為之諂曰無說詩匡鼎上未蓋匡衡說詩能解人頤

牧齋曰世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作者之詩三百篇巡守之所陳太師之所係抹諸田畷紅女塗歌巷謠者列國之風而已曰雅曰頌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謨本字經術言四始則大明為水始四牡為木始嘉魚為火始鴻雁為金始言五際則仰為天係酉為祈父午為采芑亥為大明問乎微乎非通天地人之大儀孰能容之哉荀卿之詩曰天下不治請陳倦詩矣漢以降章孟之諷諫東廣微之補亡者皆所謂作者之詩也唐之詩皆精工改其子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吳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食雅之變也後世有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必將有取乎此而世之論詩者其能知也

論詩三百可以專對於傳紀之矣春林之際列國之卿或朝上國或相交聘所稱道皆風雅頌之類所者得其旨卜其善惡吉凶而無不中者此所以為誦詩專對者也至戰國治派矣降而後也不知誦詩專對之為何事雖有能誦之者夫孰能聽而解之

唐人謂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詩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既謂之亡真偽未可知

詩之旨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合係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首二南以下說者皆謂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其論矣心在心為

經詩

志詩序一言盡作詩之本以意逐志孟子一言盡說詩之道

振二聲三言之所起關雎鳴四言之所起雖以不永懷五言之所起魚麗于魯新鯉六言之所起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我不敢效我有逸自八言之所起凡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伊川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五其點也之氣象

宋子序詩曰本之二南以成其端泰之列國以盡其廢正之雅於以大其觀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慎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於平治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自秦火後韓詩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其遺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斜獨毛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

王介甫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進而悅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底之紛豈不匪哉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邠再見邠夫立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季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無見墮世士而不聞也於木心見芑直之礼行也緇衣見好矣之心至也於鷓鴣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矣者之先事後食也蟋蟀以陶唐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告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

六

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菁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蕙荏見孝子之恩養於四月見孝子之恩祭也於裳者華見古之矣者世保其祿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轉圜者景時為博士各以詩呈貴者世皆其弟子也后其農事夏侯始通通詩祀授翼奉蕭望之匡

衛上校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改正辰在天門出八
候听卯天併也酉析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為天門出八候听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
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唐氏曰五風而魯頌詩之末也
章江愚曰以詩常為子夏所作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昔考之文
辭聲和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昌黎詠詩日子夏不序詩然後知非子夏所作宋出於漢後也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仁乎非
民天詩賦詩者之罪也

詩

詩

錢收齋曰李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相結若暗而欲言也若厭鬼而求寤也不得不紆曲其措詆諆其辭婉委託寄諷
誣連化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之使而無題諸什春女讀之而哀林士讀之而悲此亦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其為人激仰
弄元詭誕歷落陀塞排策不應以浪子嗤點○今州曰詩心之精神而於於聲者也○牧齋曰詩至義山情瀾障而
欲薪燼矣

又曰世之善為梅感唐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鄒元譏者也誠如是則蘓李枚乘之後不應後有建安黃初正始之際不
復應有太康有元嘉向元天宜已往斯世吾相雲風月而斯人吾性情同敢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 又曰義山各題諸什
春女讀之哀秋士讀之悲

又曰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之學士以初盛中晚釐為界分又從而判斷之曰此為根源彼為支流此為宗嫡
彼為羽翼夫雅馴則迴旋起伏足以增長其邪根謬種而已得唐人之前自蒙學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沉酒乎千
載之下則甚矣詩道之窮也

又曰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守情奮乎氣擊乎境風韻浪奔昏交湊之時也于是乎朝而亦特廣闊亦詩古
人棘人亦詩燕好窮苦亦詩春哀秋悲亦詩吳詠越吟亦詩勞苦亦詩相為亦詩窮盡其短長高下抑杭清濁正
倉曲直樂誼悲誼之極致後不偏背乎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之倫詩之教如是而心又曰義山之詩宋初為詞館所
宗優人曰燕至有持摛商隱之譴

又曰今夫應制之詩推輪乎漢武之柏梁陳思之應詔而增華揆藻極于唐之景龍開元茂矣美矣不可以復請
矣帝庸作詩明良喜起不翔始于唐吳之際守古補弊為賓客為主人八風修通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則帝之
命辭古今應制之首唱也自柏梁以前邇以上之請自此始春秋之季句賤入吳文種有左道之祝范蠡有上壽

文

之詞專歌越於連留江上皇天佑飭觴酒既升猶有古昔廣歌之餘風比于瓊花壁月後唐庶之音其為可紀
錄多矣又邇而王之周穆王周行天下西遊至于瑤池西王母虎背騎驎酌酒歌謠一則曰將子丘九尚能
復歸一則曰余歸三年將復而所穆王為賓唐王母為主人白雲黃斗輝煖婉美人間世之居臣矣音作頌祝
千秋而萬年者有若是焉者乎○象村論崑山詩曰村取風唐故其管清弄我取擊懷故其輝理

又曰規詩之法用目視不若用鼻視何也夫詩也者既論神明泚泚穢濁天地間之香氣也目以色為食鼻以香
為食今以青黃赤白烟雲塵霧之色雜陳于吾前目之用有香而旁其香與否目固不得而與之也又
曰使唐人得洗其面目而後人得刮磨其障翳

又曰先有言詩人所陳者皆狀虛幻時政之疾痼也所言者皆造規矩諫救世之針藥也文仲子評六代之詩
立繼夸鄙誕之目為狂為狷有君子之心者數人而已現乎此世道之溷濁治政之得失其不于詩占耶季祀觀
詩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是其先亡字解者曰美者美詩人之意也先亡者見其直諫旨微而知其國也

李義山得天眼偶讀終眼疾即愈

又曰詩之道有可學而能者有可學而不能者有學而愈能者有愈學而愈不能者夫詩有聲焉而官商
可叶也有律焉而聲可乘也有休焉而聲可稽也有材焉而聲可攻也斯所謂可學而能者也若其調
之銜也金卷而石屢也氣之態也鈞花而星芒也光之狀也春浮花而霞侵月也情之盡也草碧色而水
緜波也載密州有言藍田日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登于眉睫之間所謂可學而不能者信矣以其
識趣正空才力宏肆心地虛明天地之物象陰符之生杀古今之文心名理陶冶籠挫故手一氣而感資以為
詩善馮焉者天開萬鹿皆吾師也安有撐腸雷腹蟬吟蚓啜數而謂之能詩者哉玄黃金碧入其鈔鞞
皆成神丹而他人則為撥拾之長物公絃孤約絃其行軀皆為法句而他人則為偷句之鈔賊參苓不能生

詩

死人朱鉛不能飾魄女故有學而愈能有愈學而愈不能○唐詩鼓吹序曰夫鼓吹角聲人有少聲入于角則遠其
將殺遺山之鼓吹以吹角也聲自此遠矣

又曰豐水有苞生財不盡而產大雅于建安之辰以錦繡為肝腸以珠玉為咳唾置諸西清東序之間俾其鯨
脛春鹿眉一世輕村小生不自度量猥欲以繁聲促節深漂嘈囀爭馳尺幅之上豈不悖哉 為詩削心
鉢腎茹古吐吟

又曰歐陽子曰樂者天地之和氣相接者聲氣不上應曰雲天氣不下應曰露務天地之氣不接而人之聲音隨
二故昔者隆平之世東風入律青雲于呂士大夫得斯世太和元氣吹息而為詩歐陽子稱聖人俞之詩吟
然似春悽然似秋與樂同其苗裔者此當有宋之初感運會使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兵興以來海內之詩

彌賦要皆角聲多宮聲陰律多陽律實聲進杀悲怨之音多順成嗚緩之音實聲多破君子有餘夏爰
焉雖欲不為衰世之音不可得也

又曰和古人之詩其難有三穿籠古今極命廣物源溯源文從字順古人之學也無其學而搶換擿割剽剝暑枝枯
如窮子之恃易如貧女之維紐為阻而已矣區明風雅別裁偽體探舉輿會萌茁時運古人之識也夫其識而行於物

逐管尋聲拍肩取道如水母之備目如屈曲之備枝為愚而已攝蔭悠一登古遠集時與時俱足東海古人之志
也無其志而唯唯言兮嚶歌哭狂易叫罵如冰腹之動身如輕拜之喧沸為妄而已矣 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

製晉音造固亦二体比猶蓂朱成彩錯雜之茂在空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又曰古之和詩者其大善于江淹之言曰執肩詎同貞而俱同于魄其芳草草室共氣而皆悅于魂論詩而至于同魄悅
魂精矣微矣推以極之三百篇騷雅以迄唐後之詩皆古人之魄也于秋已遠唐聲未狹凡什樂神單詞刺骨

揚之而色飛沈之而心先小魄也鍾磬之律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正此物也

文

又曰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此千古論詩之祖列音和深之故其論詩曰軒者賦詩人之後春飛詞家之先三百篇變而為騷三變為漢魏古詩根底性情籠括物態高天澤闊窮工極變而不能出于太史公之兩言也若好色也怨謫也士相媚女相說以至于夙月嬋娟花鳥繁榮皆好色也春女哀秋士悲以至于白駒刺作角怨張皆怨謫也好色者情之素篇也怨謫者情之閨府好色不比于淫怨謫不比于亂所謂介乎性情止才義理者也有真好色有真誹怨而天下如有真詩一字染神萬劫不枯太白嘆吾衰不作子美矜得失才心皆是物也今不讀古人之詩不知其言志永言真正血脈求師于近代如群足人之進學步如僮父之進子語其不止于足當古者則亦鮮矣

又曰古之為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謫難醫之疾痛叫呼絃輪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亦仕于身世偏側時命連喪之會夢而噩病而呻着歌而兩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末杜光燾萬丈人皆知之故而為昌黎達而為樂天震而為蘇山謫而為長吉窮而為昭諫詭反具兀而為盧仝劉又莫不有物焉魁星耿介槎枿于肺腑擊撞于膏肓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傳也至于歷劫而不朽今之為詩本之則死徒以詞章書病此學于尺幅之上如春花之爛如秋水之時至風怒霜杀索然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夸相命豈不未哉

又曰詩之為道駢枝儂葉取材落窠鋪陳揚厲可以學而能也削月鉢心推陳援新徑意直匠可以學而致也若夫灵心偶氣將迎恍惚而示乎天性由之天赴其為詩也不矜局習不華丹而麗不鉤棘而遠不衽不復粗脈亂頭運用吐納縱心調暢雖未嘗其摛摛擢擢者矜博爭幸而博而能思而致者性亡自失焉 又曰張燕公初唐京匠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之助

又曰夫天之生物也私自然直棘自生曲鶴不倂曰鳥不黔而黑西子之捧心而妍也合德之体自香也豈于矜頰笑塗芳澤者哉今之詩人駢章儂句諧聲角律軒然以詩為能事而駁僕吾性情以從之詩為主而拙為收由是而自居曰古拙眉盡眼不至于補湊割剝續覓新鳴截呈以適僕猶以為未至也夫安得微情愔愔意抑蹙蹙能動乎天机而任其

詩

自備也哉

王鳳洲曰今夫士一操觚翰而茶詩即知有五七言近体即知有唐之盛而衰孽之蓋至於慙胎之際而極矣温韋韓羅諸君子不能有所救改而屢然用其小給之才偏悟之詞此獵之學苟就之思以策管輅之耳粗者昧於事精者功於情其萎蕭頹沓之氣不待詞卑而小大為鼓舞大雅之士有掩耳而歎息矣以故黃齊白馬之極淺者不見用亡者不見免而唐遂瓜裂而為六七歷數世而不能一寧非其微耶 寸心幾嚼脩鬢風枯

又曰天不斬人以材而預取其凡者凡之流行已所擇而取其濁者其弱弱者古人不殺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私其声色以供吾詩而声取其毒蛙者色取其黷者淫日吾接吾汰其精而美者情自吾不棄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号折人曰吾善詩之者何也如其才高而色家必意情必洽暢詞之而聲中應商角而徹金石攬之而色薄星漢而摛雲霞以此於開元大曆之格已不合也 樞机日月間 閨情佳

明張治道而詩者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舍乎日用之常者也摩於唐吳漢於周風於漢魏枝葉於六朝而變於唐雜体裁不自同而引情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即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於閭巷二雅陳於燕鄉食三頌奏於效廟由是視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凡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豈非詩則怡悅之情過而不流怨非則詩則拆盡之悵倦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隘此詩之大段也方其思而未得之皆情隱於未抉思泯於未抽時運於無迹萬物莊於無形鬼神英窺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也情滯於無方性懸於無間怔怔之呼之鐸而未形發有之軋之感而未通收視返听瞳之睇之目之涵之志之情雷震之而不俱騷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无所听趙女燕姬目无所營又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夫情與物傷應與感通五情畢具于慮其相指而成白屬而成章手舞足蹈自莫知其所以也咏造化則收益是伏陰陽失其權備咏山河則峻秀吞吐流峙失其標格咏草木禽獸則殊形異色歲芳失其運用咏朝廷則軍旅尊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為尊鈞戟不足以為利也不亦補造化而助歲芳哉若夫崇山峻峯隱

七

舍其詞客匪遊騷人匪經品題不及吟咏不行斯詩也覽勝者不之其地採異者不列名山岳俗而无灵草木燦而无精使
顏謝經籍曹劉并巔見景生情逐意成篇橫矣屬奇呈怪探玄記之典籍勒之峻岩當世傳其奇後世余其異山灵
戴悅草木生色一經品題傳之万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 說燕鄉時行散核未徹情未極而靡伸心盤桓而莫池
當此之害工師獻頌大夫呈章 宣德連情慈祝闡揚來遊未謂為龍為光管絃失席琴瑟匪張於是使鼓音歌
咏載之典籍傳之百世諷咏无斃若夫效唐之間焚燎既舉鐘鼓一舞陳尸祝无語神明感而未通宗禋求而无所
當斯之時斷之以歌咏奏之以篇章唱三歎哀哉洋之神人亦宵恍如在其傍若使載我清活酌潔我未羊歌咏
不行神灵仿徨鳥足以動幽達明哉若夫成天游子度隴行開涉彼危崇山卒然相遇會承顏哭泣不足以
為哀笑語不足以為矚色當是之時別離之苦咏行路之難捥手行荅載歌載嘆山川其跋涉流離忘其飢
寒也當此之害縱使有金帛之贈車馬之親卒後雖悅別後成塵絕非可錄容非可陳又鳥足以道情感人耶
至於奔婦真秀妻旁房遠處畜怨含嗟寂寥無語明日高天凄風飄行心摧口而靡依淚滂沱而如雨
縱使琴瑟在御笙歌在前然結麻釋情抑難據當此之時竭精抽思拜觚漆翰興其音旋條然成章幽
閑忘其寂寞浩嘯奪其悲凉也由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盡挹之情而達和平之氣者也
徐複卿曰臨臞蕭折情之末也汪洋漫漶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
思之約也頓頤墨貫龍之奇也混沌貞粹質之樞也高明清圓詞之澤也
詩有似好亦何貴也而嗜者之不已何耶不過離銀喉啞解人一時順耳余嘗謂詩人其優人草虫類此詩以
思鳴復以喙鳴虫之技有以脰鳴者以翼鳴者以骨鳴者以骨鳴者鳴之羅昂其倘伎悅人一也而言勞逸
則至甚逸優次之詩最勞虫之鳴時至而天机自動非有事平鳴也復持酒左右啜而終日福祝在口
舌強而心不再焉其喙雖勞其心逸詩掄擢曾賢口吐手寫目視耳听而修成一句五言六隨全帶而勤者

詩

居三分之二焉然世序此三者則揖詩於掌處優於真虫之生終身不唯莎砌之間若是則人情貴落而賤遜耶夫詩者
心声也以此而言水之聲即詩之山之色即詩之色日月先景風雲之變態即詩之變態草木即詩中之精華
魚鳥即詩中之斐躍朱子曰三石詩皆高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芥二義也
詩固小技而文之至精者莫過於詩故非性相近則難力強而為之亦終不能似也况性不近力不強而所尚卑
者乎
後人之驟見小疵而堅以唐為可薄又徒如晚唐之為唐而不知始盛之為唐甚者守非管之見肆唯黃之口
全昧声律利病而妄詆工拙是非至謂唐不可學或謂唐不女學靡靡焉惟宋之趨絲馬文則曰足矣不
復求進苟以悅時人之目而止信乎言詩之難也古人云刻鵠不成尚類務畫虎不成反類狗余竊以為唐
譬言則虎也學風唐不懈則可以出漢魏以及乎古季宋而益下則恐每以復正始而宋亦不可能矣先論才氣次
視韻格不取其肉惟取其骨清新婉麗奇健精密高而各雜法而不俗有姿有味溫潤典雅頓悟而神
妙而化然感為宗晚宋為下斯可言詩也至胡澹庵唐于詩人而朱夫子其焉夫子未免有不悅之色夫
雕虫壯大之所恥則况夫子乎
余平生无所嗜惟詩而于唐最偏嗜焉若贊者之嗜音聲者之繪絲人或笑而排之有不恤也夫詩
道至唐大儲而數百年間体式屢變氣格漸下故有始盛中晚之分所謂晚唐則象体雜出無病不掩然論其
品格猶不失為唐比之於味始感之詩其種八種膾炙而晚唐之作亦猶禁而肉之鮮味其可嗜一也情者文之
經辭者理之緯經而後緯成理而後暢
國家興廢百年能詩之士蓋不乏焉而大抵上主蘊黃下或陳陸鮮有出於宋人科臼中者頃世者崔孤舟白
玉峰始以唐倡之類變向來之習後則有西澤李達者其之韻視上下能以詩名嗒於一世

艾

天下之事惟寓境其作詩不可苟寓境者其目謀作詩者其心謀接境字目而詩出於心以我之內而交物之外
融神會精合契而寄致焉者其可苟而已乎忽然遇者失之暫成乎逸者病乎平

詩其象為一件事字研旁○義理 認於身心有所理會而自得者學也觸物而寄與目事而寓懷有所感
發於聲音者詩也虛實有異為得為一然則詩與學果為兩件事乎精義之所融會者為多性情之
於越者為詩思在立邪韻合自然則詩亦多也鳥可改而二之然為詩有二道有詩而詩之者辭華而已非詩
也有學而詩之者義理而已非徒詩也陸古之世至復其疑何者有意於詩也精一執中之相傳而勅天廣載
之歌作緝巡敎止之為復而閉時鵲巢之詩成蘊諸中者察齊而為事業為聲音節奏天然自合於律為
風鳥為雅頌焉此則學而詩也詩而學也何彼此之分乎三代以下詩與學歧而為二學自學詩自詩學者必思
詩口者必思學然而齊揮於學猶可詩專力於詩可學是以詩為學者盡一庄精力用之於斯出一語排一字
務必奇麗矣排而雕琢之必致字均語諧後已宮沈羽振各臻其妙錦心繡腸以眩人眼三河少年揚帆東海速則遠矣
權本芙蓉倚風而立麗則麗矣此皆無益於身心不過為表志之一物耳以學為詩者不務請準務學三成總
音就於義精仁毅之域則謂習討論之所得者強學于中而闕於外自為理達之語故林下泉聲原頭活水自為玩
理之咏東窓紅日庭院垂簾自入冥冥之吟此皆有登於身心而為養性之一資耳

五言舉祖於五子之謂七言樹雲於羊仙之謠昔人乃以枚叔相梁當矣各梁間畧有律體至於李唐大備律至於唐為千
古詩人赤幟三到之說矣然有始盛中晚之別後之學去莫不削鉢相擢祖述之憲章之無入中晚之堂者鮮矣况入始盛
之室乎自唐以下元詩久矣中國撰者寒心尚千載而況於海外之福邦而況於末唐之孤窮者乎然而家僕之士不待文
王者則亦不可專誣蓋天地之氣得其秀者為人而作文者又具人之秀也詩又精於言辭而發其秀者也天地之生
材自古今殊而才之卓也者不係世之污隆若然雖後之學者未必不及古之人歷現前代史籍庸有可言者吾雖域

詩

有文獻來作者不知幾何而在羅國有若崔孤雲在麗氏有若李相國最其大者其後若牧若陶若圖亦可謂傑然者也
我朝尤重文學之士然梅月佔僻外客齋湖芝峰石所亦以詩名大噪於一世 更唱迭和陶冶性情
中國之於其所處之尊先所庇於九州之外由是海東文獻有小中華之号而猶且抑於跡迹不能以此自多蓋
自有自修者德炳如也直一塹水襟帶間名不出境而馳况其外之文乎昔夫子刪列國之詩未嘗其
王之辭也是以黃鳥小戎等諸篇雁行至於三百之中其進也之深矣右聖蓋遠天下日入於狹自新羅緝錦之
詩僅一餐於永徽之樂府踵其後而與者豈先韓陵一片之石成池子都於天下之聰明而未曾得其下里巴人
之精柏角上下馳於諸夏之間是故生於此邦而得乎述作之體能達父母之邦又亦其辭以喻垂茂九譯之俗
此智刃不可得也○李于鱗輩佳詩佳事甚不用唐以依託元美其初守此戒至續橋不盡然蓋由晚年詩

進

國朝詩教洋洽軒輊三唐先論確閣維公方驚世許乃差下俸外朝輝鳴高者羽冠非負外協律隨隨隴陽
之倫下至齊民小胥野駁之吟沙鳩之句其皆聲鏘不失聲韻即如劉希慶如白大鵬輩是已當時号為風
月香徒者庶庶派修模之名也學士先生席祀接之社酬咏其間藹乎三代風誥之遺委何其感哉 朱
子曰趙昌父母好作詩其之謔道理如水投石

詩者天下之至聲而告人之殊何也綿千百載之久歷千百人之多雪月風花人情物狀前輩操觚者道之已盡
而加之風氣苟之世代移之則老怪於唐不及漢宋不及唐聲人之殊也晚出而欲追古任者即高馳遠駕上者肆
安感李下者亦不出錢柳章柳間形者固影而失之則或隨於壽陵之匍匐巧者膚立拙者某靡曷若手
其調易其辭先曰主於模擬無失性情自名一家言也

人之生於世也頓然其形負累然其動止而有不得已而後有聲也者網紀乎一身出入乎萬事者也去聲之

老

精者莫不手言而言之精而煥然軒然不野不俗者莫太平文辭也詩者文詞之咏嘆淫泆而最秀者也則詩之所以重於世者斯可見矣是故聖人之述經也詩居其一而于以見世道之盛衰國運之治亂而正雅愛雅正風變風之所以作也則詩之可以感人者可知也且子美之句能公瘡疾蘇州之絕能止江波則詩之可以感乎鬼神者亦可知也秀乎文辭而感乎人鬼則詩可易言哉

人生而有情三有為喜為愠為哀為樂此數者蓄于心不能不洩之言之有長短節奏是為詩之本所以寓意道情則期乎情愜意當而止固无所事工三代至漢皆是始自魏晉為詩而求工弊極於唐賈島劉得仁輩勞精弊神末工盡力不以死生勞遠大壽貴賤易其靈而移其好用此以終其世可謂志勤而筆專矣故其言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若是而卒未有以卓厲高蹈追跡風騷者由不能反乎故也然其醒吟醉哦刻意敲椎以摸寫深態窮極境會必求稱叶於綴眉撫髭之間者徃工髣髴肖似而得其情之真蓋亦有未可少者五季以來逮于元明詩道益壞下者拘弊尖薄高者浮華險僻馳騁愈遠求其或近於性情罕見一二東方之詩各隨時代效學中國其陋弥甚就其能者亦僅工拾前人噫餘粗成語理便已傳誦四遠間者為效焉其人亦自足於此不復力求其工故遂亦終於此也文章之得其則也若是難哉

明態化口凡雅之業唐人張公射之的勉力氣格藻麗次之迹未瀾於藻麗嗜粉殘膏改面迭出而矯枉之過者欲剗肌見骨以勝之是又向者陳隋諸君子所笑也夫毛嫱麗姓人所共羨也乃畫褫其靚粧治眼而促於椎髻以視人曰此絕代之艷也誰信之

朱子答輩仲至曰古今之詩凡有三度蓋自書傳所託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此宋以後定若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異法始皆大度以至今日且益巧益密而况復七人之風矣故吾安欲抄取律詩而後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

詩

盡子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篇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類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八於吾之骨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願為學之務有意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身之非遂不復為感左右見願之重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

又曰所云教六藝之芳潤以戒其澁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作製雅俗尚肯仍更洗滌滌滌而規於近局故其所執指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指如其未熟恐移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於近局故其所執皆不滿人意是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長短不可一槩抑此律彼况稠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心也

又曰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離毀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

答陳金甫曰樓台則時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去奔湧豈思不得亦不足躬耕鹿卧抱膝長嘯底氣像

答黃直卿曰所論華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共語正怪其如此此亦羞欲作詩者又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又曰李白見宋玉憐反便從諛之詩人從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技房宿亦正

或問詩可見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更用聲方合詩人格既用甚功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言上此言甚當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呂臨川曰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氣復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子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功模擬取其似秀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稱而尚陶韋則亦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明人作詩者輒曰吾感唐也吾李杜也吾六朝也吾漢魏也自相標榜皆以為可至文墨以余視之或割其法或襲其意俱不免全不架屋而誇以自大其不絕於夜即玉耶弘正之間先岳氣全後氏蔚興詩北地詩學立微信陽何昇嗣以伐豎鏘炳煨殆其李唐之盛爭其鋒累鉅不遑哉流風相尚天下靡然遂有休休之體每完膚之請是模擬者之過也矣病於作者歷下生李攀以卓犖尊厲之才鵲起而推之吳郡王世貞遂繼以代興岳時中原傲晚千古直其漢西司馬爭衡於百代之下吁亦異哉然何仲默之詩暢而麗雅病於蹈擬而出八六朝李杜萍葩可愛李獻吉雄力揮闊唯專出少陵而臨、芥、氣自昌大二君在唐其亦開天間名家哉蘇辨清壯論者以砥礪積庸方之殆足當矣至於元美大海汪洋蘊蓄至鉅雅間或格隆近世苞舍萬代囊括百氏俯取三家以鞭駟駁役之此之武事其伯王之戰非鹿也

詩史

牧齋曰孟子曰詩亡然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因史史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借詩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史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贈白馬反之亦懷列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憤憤皆于詩存之詞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度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感感身羽之慟西金玉泉之悲升吐水唐之若歌吞音之越吟如寒冬之臣寒風高氣慄悲噫怒号萬類物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變于此時至今新史感行空坑屋山之故事世遺氏田老仄飛烟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斷簡其全匱不空之書并

詩史

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又曰余自刳天之後不復作時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致果讀其近詩穆乎其思也嗚乎其詞也嗚乎憂乎使人為之歎歎煩煩屏營仿徨如所羅門之琴聆莊寫之吟而按蔡女之拍也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廢例空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廢至于赫、宗周曠焉矣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折之而微非微也著其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也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若氣以充其志登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于溫柔敦厚之教其微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微乎微乎斯可共言詩已矣使後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室而治復見陵北詔之篇不亦休乎自書契之作也著述寢廢休載區別紀載世變昭示得失者謂之史陶治性情味之管絃者謂之此二者不可混亦不能兼也就其著于經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震夏商周之謨典訓誥春秋編年皆史也而未嘗近乎詩列國之所陳太史之所采自里巷歌謠以至于郊廟絃歌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者皆詩也而未嘗近乎史降自秦漢迂回疇壽之稱良史也而亦之詠咏麗則之美則闕焉曹列鮑謝之稱能詩也而亦之華削詳核之實則遠矣蓋人才有偏於佳述免長歷數從古究規藝林魚斯二義一私而兩至者其惟唐杜甫氏詩史子杜甫氏季謝閱懿華才鉅麗稀立一世高現千秋而時命大謬不為君相所知有名山石室之志而不能納金匱玉版之秘以成一代之典以垂不朽之業有黼黻河漢之手而不能入金馬白虎之署以藻飾皇猷吹風雅重遭喪亂顛沛流離寄命於逆旅糊口於四方上而感時事之艱危下傷身世之阨窮俯仰得失悲歡豐約天時人事大小遠近觸於目而感於心者一皆於詩其言切其志深其事核而備其凡刺婉而不隱至於邪正之辨治忽之幾尤婉、致意焉格律精工四文質得中溫柔敦厚之中自有哀感凡例之則即使董和南史之徒簪執簡隨事而記之疇能加諸此乎

六

詩論詩文

作詩非難註詩為難作文非難評文為難故評文有三病可言而不言謂之啞口可止而不止謂之添足而兒形容有目者俱見而老復謂之點額謂贅疣外史相而得精神者自古為難矣註詩有三難世相後地相誣事跡難實故得其事為難第郭師已身不可傳者死矣今之私存惟低墨之糟粕得其宗為難古人詩文造言下字各有其體故得其體為難

評論詩文

以闔闢天倪之邱堯夫而有擊壤之集以包括萬古之朱考亭而有感興之篇誰不斐然成一家之言哉而体格既殊戶牖自別可以為析理之名言不可以為摘辭之上軌試與操觚之士揚鑣分路且不足以當唐之下駟誰謂之宋詩可也

柳州答吳秀才曰規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立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令規秀才所增益者不翅銖兩吾固伏膺而痛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為增而不已則吾首俱至地耳

又曰非謂此與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鑽研之不一類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為或得高明探其深蹟雖有甚賤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易足傷其明照其宜哉 又曰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澁而靡得其中者僅耳

又曰道草豈暇幸不幸係焉談之辨訥升降係焉鑿之類正奸惡係焉交之廣狹屈信係焉又曰某古者此肩置大抵生則不逸死則垂聲者眾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焉迨生而史記未振 能者為之而不能不能者詎之知者言而不知者擇之

又卷沈起曰得所未向志氣盈膺博我以風賦此與之者僕之樸駭愚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當我以琳琅圭璧之室僕之狹陋室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

余州曰西京達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共境會忽然而成澆然而執此級可尋其聲色可

指 枚乘敏疾相如淹遲頽延之應詔即成誦靈運沈思乃就奉少游對客揮毫蔡立已開內不見句遲速不日優劣不在是矣

文仲子曰誦莊王融古之鐵人也其文碎徠凌厲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証孝緯鄙人也其文滢湘東王儉人也

苑

其文繁譎眇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說人也其文虛文出於性情審矣。朝之文藝始於李何深於王李度於鍾譚而極矣近看錢牧齋論此頗詳

善乎胡生之論也自唐以後選詩者多矣英靈國秀間極玄但輯一時之篇什而制以百家錄略初盛章泉唐僅取中晚周敬三体有摩合之譏好向數吹多錯雜之失數百年來未有得其要領者狎揚伯謹唐音類具復眼然遺李杜詳晚唐尚未盡善至明高廷禮呂彙而始備正詳而始精斯言不其然歟以余視於近世玄超之類花務極廣大而既傷於繁益于鍊之詩選一主高簡而反失於阨僻譚苑之家蓋又不能忘病之者古文比之飲食六經左馬為美糧異端羣流為醜灌驪選各體為潤吻之味唐宋諸家為折俎之珍此真的論明人則愈豈可易厭

牧齋曰如未拈拾教中有多乳喻可以喻詩其曰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其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轉復賣與近城女人三轉而諸市賣則加水二分亦三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原味其存者無幾矣三百篇以下之詩皆乳也已下之詩人皆牧牛之女也由凡雅非驪漢魏齊梁歷唐宋以迄于今所得才子以擇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至于城市其轉賣之地不知其幾加水二分至于作糜其加水殆不可斗斛計矣今欲履賞之區區分品嘗曰此城內乳此城外乳其不為牧牛女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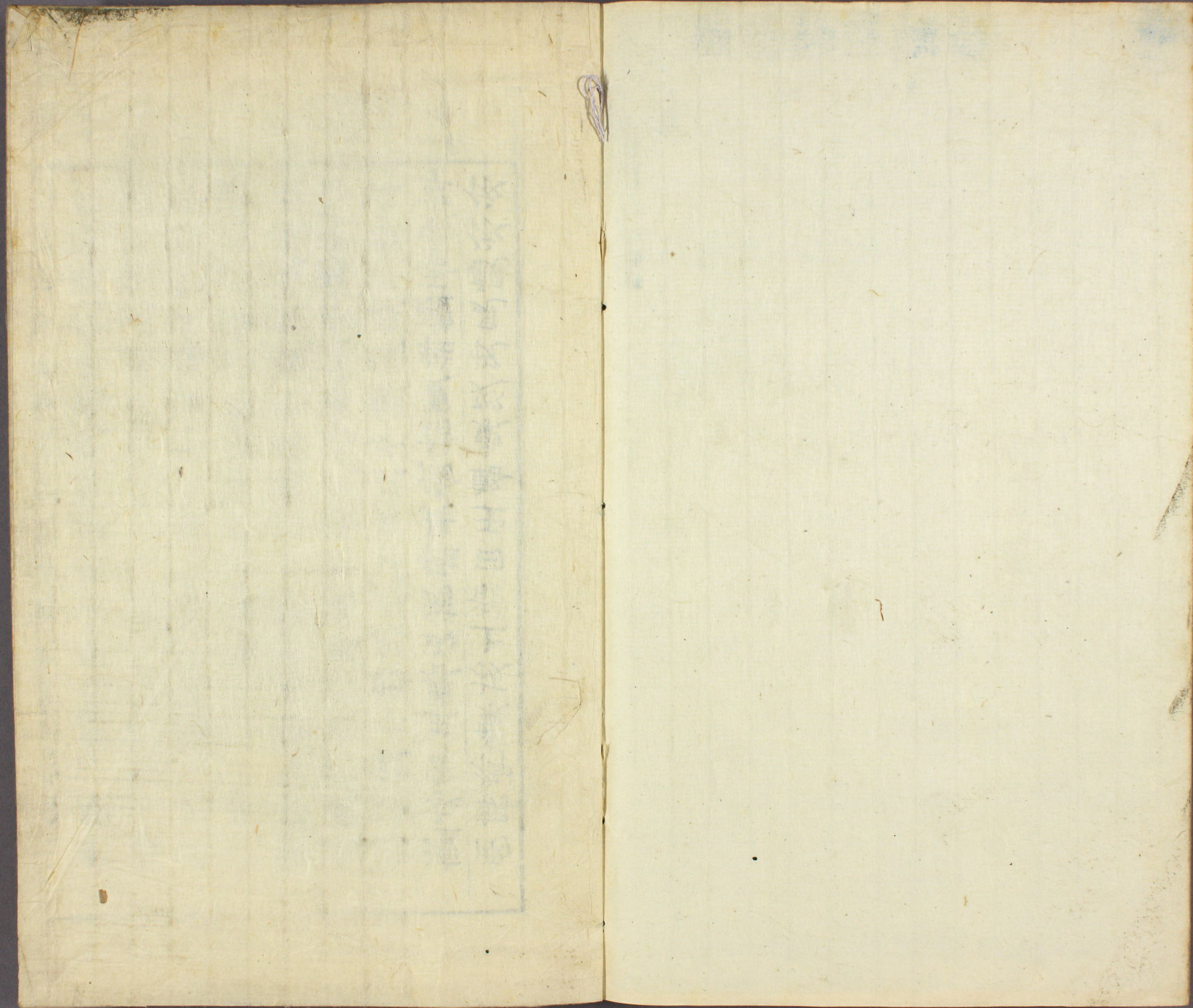
杜詩

杜詩

錢牧齋曰昔人謂不行千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吾謂少陵肯次殆不止如此今以椰子之方寸針孔之兩眸雖銀穿穴橫鉤豎貫曰杜詩之解在是不為惜井之蛙所笑乎自昔箋註之陋莫甚于杜詩偽注假事如鬼馮人割義竄辭如虫食木而又連綴歲月割割字句支離覆達交趾旁午如鄭印黃鶴蔡夢弼之流句有條例破序亦輒舉三而已今人視宋學益益益廣影明障見薰染於口儀劉會孟之邪論其病屢傳而滋甚人各仞其所解以為杜詩而杜詩之真面目盡回于涸淵游復不能自出又曰若草堂之玄元皇帝而洗兵馬秋興諸將諸箋廢全開鴻濛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而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于行墨之間惜也。六義既廢聲律對偶又作詩變極矣古詩之變纖弱齊於梁律詩之變破碎於晚唐獨杜公甫兼眾體而時出之

又曰少陵當雜種作蓬蒿鎮不庭疾聲怒号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

又曰子美下天竺之難間開行麻鞋見天子與申包胥之重爾何異於暫尋間道剪然招魂北誣諸叶其為秦庭之哭也亦已哀矣人知子美之為秦庭而不知為楚也也至今讀其詩茂林之玉盤宛然再出昭陵之石馬如聞夜嘶度河相忠義之氣追宣光退復之烈抑塞落感激涕淚與李郭之元芳偉烈並存宇宙間謂申包胥之哭足以復楚而少陵之詩不足以存唐其可乎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x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